月沙集

月沙先生集卷之二十二

奏

被誣辨明奏 丁酉冬

朝鮮國王臣姓諱謹奏爲仰瀝危悰備陳情事懇乞
聖明特賜照察容令自效事竊照臣以譾劣無似叨守
藩服致寇喪國罪無所容 聖恩寬大終始含容刑章
不加恩旨又降乃於本年十月二十四日臣與一國臣
僚祇受 勑書莊誦再三感淚自零其勉諭之丁寧責
勵之森嚴不啻提耳而面命驚惶隕越無地自處退伏
惟念臣才旣駑下勢又艱虞[illegible]能思患預防狃安

忽戒猝遇狂冠自底顛隮殆盡不能力抗兇鋒死守封疆播棲一隅墜失基業煩　奏乞師致勤盛擧貽朝廷宵旰之憂以至于今對壘六年疆土日蹙委靡轉甚莫能自振狡倭再入遮遏無力政紀弛廢潑潰相繼致令王師替爲勞苦是臣前後辜　恩失職之狀　聖明固已洞燭以此受罪臣雖萬死固所甘心若其近日參奏中所論則有迹之疑似而情實不然者又有入情天理萬萬不近者不得不粗陳實狀以冀天日之照察焉伊賊屯據南邊今已五年小邦兵力分頭把截臣以閑山爲海路要衝而南原爲全慶門戶二國民心恃以爲固

及賊潜師猝襲而閑山失守悉銳急攻而南原繼陷自是之後人情洶懼無復可倚全州以北次第潰裂鳥驚魚駭不能自定臣雖多方禁諭猶莫能止逮乎賊迫漢南而都城之外將爲戰塲臣知事勢危急禀議於經理提督始出家眷於黃海道地方臣則董率臣民及諸道徵兵悉聽經理提督指揮以期奔走於行陣之間效死於天兵之後臣雖至愚寧有棄國都輕社稷而甘匹夫草間之偷生乎且臣以覆亡禍敗之極無復支撑之勢而幸賴王師得有今日傅肉於旣骨之後回生於絶命之日拔臣於塗炭之中置臣於衽席之上其生成卯育

之澤非獨臣身薄海生靈無一物不被再造之　恩是
則王師之於小邦雖天地父母不足以喩其賜其顒望
仰戴之切不啻大旱之於雲霓惟欲粉骨糜身庶能仰
酬其萬一又安有一毫怠慢之心於其間哉　天兵萬
里暴露載閱寒暑深歷險阻備嘗飢渴千辛萬艱都爲
臣故每一念至寢食俱廢縱物力殘薄接應未稱辭語
不通情意莫暴而區區之心常以不能盡達微誠爲恨
以臣之國不能自救而仰救於王師以臣之讎不能自
快而求快於王師死生存亡俱係於此厚施而知感卽
狗馬猶然臣雖無狀亦有人心寧有視如秦越而不爲

關情之理乎不特此也小邦之人自聞王師之下雖深山窮谷無知蠢動之氓莫不感祝　皇恩涕泣相慶於瘡痍溝壑之中舉有欣欣更生之望簞食壺漿奔走爭迎或至傳謠以著愛立石以頌德又有出粟而助餉傾資而納械皆出至誠非待勸諭盖其恤難之仁拯物之澤浹洽於人心而有不容自已者也惟是臣旣不能振拔於積衰之末勢又不能奉揚於敦勉之屢　旨邦力匱而事不易辨國謀憒而機或致悞一敗不振萬事罔裂速戾招愆積受評彈而唯其一心拱北之誠有似萬折必東之水皇天后土所共鑑臨其可誣乎雖削弱日

甚艱危轉極耿耿此心猶不以鶩勞自諉只欲憑仗
聖天子威靈協助諸將臣規畫開裂衷誠竭盡底蘊以
期上答 洪恩下雪私讎誓不與此賊俱生此臣之所
以日夜腐心者也至於甘心爲倭之說言之失魄塞氣
誠不忍再有煩辨寃痛之忱已籲於前奏 聖明之鑑
想燭於覆盆而如所謂浸淫啜噴等說尤切痛悶夫行
詐與失信雖匹夫不可以行州里况於爲國乎况於君
父之前乎小邦雖極僻陋世被 列聖東漸之化粗知
君臣父子之道恪事 天朝二百年于玆亦嘗以忠順
見稱矣亦嘗以禮義見賞矣遺風餘俗固結人心非臣

一朝所得以斬令乃至于臣身而蒙此不韙之名是臣不惟獲戾於　聖明而又得罪於祖先無以自解於臣民皆緣臣無狀以來人言慙醜自反祇自寃結盖强弱勢也得失時也死生命也斯固莫之如何而唯其義理之在人心者不以事勢而有所變易不以危急而有所撓改惟所在致死而已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明大義正倫紀誠今日討賊之根本臣之情事苟或有一毫未白於　黈纊之前固不敢容喘息於覆載之間卽臣亡國亦餘事耳其安可閟默而已哉此臣所以痛心自訟仰首長號而不知止寧受冒昧之

誅以死而不忍一日受此名而生也伏願　聖明容恕積戾湔滌羣疑俾臣得以自釋於晦昧則瞑目入地無復遺恨情溢辭蹙不知所言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兢惶之至爲此謹具奏聞

經理楊鎬被參撤還請留奏 戊戌秋

朝鮮國王臣姓諱爲大兵旣集撫臣被參羣情疑惑事機將失懇乞　聖明洞察實狀亟回乾斷策勵鎭定以畢征討事竊照臣以覆亡禍敗之極無復有自爲之勢欽蒙　皇上天地父母曲察小邦危亡之勢洞燭倭奴兇狡之狀發兵增餉皆出　睿斷終始七年再勤盛擧

優恩異渥曠超千古綿綿扶植以至于今 皇威赫然
天下顛倒羣臣震慴奔走效勞盖嘗一捷於稷山而京
城全再戲於青山而湖甸完三鏖於島山而賊已褫魄
矣目今大兵齊集聲勢甚壯布置已定師期指日蓄銳
待發臣感激洪造傾戴豊功方與一國臣民竭力拮据
供給資粮佇看擢殲廓清之舉不意今者京報忽傳軍
中喧播撫臣揚鎬杜門省愆上本辭職今將擺棄事務
促裝西還臣始而疑中而訝終乃大駭且惋且憫如撗
舟巨海震風駭浪之中篙師忽去慇然以待死亡之無
時也疏中所論臣不得詳臣不敢辨 聖鑑孔昭明見

萬里是非虛實輕重利害固已洞燭而無餘臣不敢有所煩籲第據其流聞則多是情外不近之說亦有稱鮮人所言而通國之未曾知者無乃出於傳者之謬耶伏見撫臣經理楊鎬自膺簡命銳意東事與督臣邢玠按臣陳效協贊謀猷殫竭思慮其一心討賊盡瘁圖報是素所蓄積而勇往直前不避險難當機刃發遇事風生最其長處也且莅任遼道經歷多年諳委本國殘破之狀痛懲提徒科擾之弊約已甚簡氷蘗自飾束下甚嚴秋毫無犯法令峻切羣下畏戢各營官兵一聞其令無不股慄相戒搖手不敢爲非是則小邦之人雖三尺童

子皆所欺服而上年秋兇賊狂鋒已迫漢南小邦都民
舉皆驚潰鳥散魚駭莫保朝夕揚鎬時在平壤一聞急
報便於卽日單車疾馳冒入危城慰諭餘氓申飭將士
使都心坐賴賊情畏沮遂却賊於談笑指揮之間此盖
人所難爲而小邦之得有今日皆其力也至於島山之
役則被堅執銳深蹂戎馬之地暴露虎穴過十三晝夜
約束號令爲士卒倡提督麻貴副將李如梅亦皆督率
諸將冒死上陣焚燒內外砦柵斬獲千餘首級鎬則晨
夜督戰脣焦面黑賊酋清正窮蹙自囚圍困一穴渴餒
幾斃是盖曠世之奇功而不幸天雨急寒士卒凍傷露

師多日軍容漸疲兇援外添賊備内固將有腹背受敵
之患揚鎬密察事機宣令左次仍將遺下粮餉盡行焚
燒身自爲殿賊不敢躡此則不特　天朝將士所共目
見小邦邊臣皆懷感歎傳誦以爲盛事只恨天不助順
賊反乘便孫圍未拔巨魁逋誅其謂之未能全勝則猶
之可也謂之喪師則千萬不然然其兇賊膽破邊民增
氣是其一戰之功未必非再造之基而其所勦實状則
或薄城先登或羸師誘賊或選鋭按伏或分兵控扼或
邀截賊援或孤守海路某軍勇往某軍逗遛某營先導
某營殿後某將傷於丸某將死於刃及功勞多少人馬

死亡之數則當時領兵陪臣權慄以下諸將領各營跟隨陪臣李德馨以下諸人各自飛報無不相符文報昭然俱在可以一一就驗天日在上豈敢有虛萬目共觀豈敢有私臣於其時卽將經理及諸將勞績具奏上聞以謝 天恩而被揚鎬力止而寢臣常以是爲歉曾不料今日之論至此紛紛也若其情外不近之說尤不足多辨而當事之臣易招人議功罪之間難適衆情自古皆然何足深恠第水陸大兵已輳京城發運錢粮亦過累十萬鎬方晝夜規畫料理事務凡小邦道里遠近山川險易及賊情虛實敵勢堅脆無不磨礱商度筭定於

胸中提督麻貴親領大軍今方駐劄於慶尚地方簡閱器械修繕營柵以待可乘之便近據邊臣之報兇賊自島山之困死傷旣多挫衄太甚一見天兵甚有恇懼之狀已添調大勢新兵將以七月渡海進搶此正先發制人之秋也小邦存亡決於此舉而流言一播軍情煽動或言經理有罪或言提督亦還或云大兵將撤或言和事已講自相簧鼓洶洶不定銳者喪而懦强者疑而阻徘徊銷縮坐失事機使九仞之功虧於一簣豈不痛惋仍念此賊屯據海上于今七年其以講好之說謾我天朝者凡幾遭矣一邊通款一邊厮殺者又孰知其幾遭

天朝之與小邦爲其所賣者亦已多矣卽今奸計無不敗露而使軍機差誤邦命澌盡者皆其祟也此則愚夫愚婦亦知其詐曾謂鎬之身擔東事而不料此耶去二月時分淸正差倭奴一名與被擄人一名假稱奉書於提督行至竹山經理卽將倭奴交付於吳副將仍拿治兩邊防守將領又於四月間行長又遣朱元禮要時羅陽爲求款之辭潛逞緩兵之計藏兇稔惡探我虛實以待新兵之到此乃伊賊故態經理洞見此狀拘縶其使不發其書將欲愚以秘筭服以兵威抑揚操縱使賊莫測端倪臨機行計務出萬全小邦之人方歎服之不暇

今若執此而謂之講和則豈不寃乎臣又查此賊東自
慶尚道之蔚山島山西至全羅道之順天倭橋連營列
屯首尾九百餘里出入島嶼建築砦柵其小柵則不記
其數而大屯之可歷指者通共有二十餘區今方添兵
添粮舸艦蔽海苫盖房屋大起農功以爲久住之計則
此賊兇謀固非但已而衆之多寡盛衰據此可知今乃
云倭衆本少而張皇馳報要減已發之兵粮以沮垂成
之機會縱臣無狀以爲自爲之地 天朝大官來此者
凡幾人乎其皆黨護於臣以罔朝廷哉此則不難辨也
玆者大局將結已到八九分地頭七年經營之功政在

今日而一塲說話竟壞此事主張無人萬事瓦解中外遑遑駭目相視人心驚潰氣象愁慘若使兇賊詗知此情則必抵掌而起酌酒相慶此正伊賊日夜窺伺希冀而不可得者萬一乘此軍情之搖動或潛師猝襲或大舉長驅彼亦何憚而不爲哉言之至此氣塞膽裂小邦不祿天不見佑種種潰裂將成復敗卽臣之滅亡有不暇計而竊恐天下大計自此去矣况楊鎬旣奉明命經理小邦小邦存亡成敗俱係於此苟其所爲或有如衆奏中所云則是不但負 聖明又將以壞小邦臣當上念 聖明下顧小邦尚何愛於楊鎬而乃敢曲爲煩辨

爲楊鎬遊說自速滅亡之禍以陷欺罔之誅茲臣雖無似決不至此盈篋之書發於奏功之先則中山之捷不可期也淮西之議苟非唐宗之獨斷則裴度之師幾乎中止惟願 聖明洞察事機推誠勿疑亟留楊鎬以鎭羣心以濟大事小邦幸甚天下幸甚臣無任瞻天望聖懇迫兢惶之至謹昧死以聞爲此謹具奏聞

請留經理再奏 戊戌秋○數款刪改用下文

朝鮮國王臣姓諱謹奏爲撫臣革回人心危懼兇賊覘釁禍機將發懇乞 聖明深恩天下大計曲察小邦情勢特令仍留管事以鎭羣情以畢拯濟事據議政府狀

啓臣等與各該陪臣及京城耆老軍民人等詣都察院
衙門懇告請留本院竟不允亦已於本月十一日決意
登程因此人心遑遑益爲危懼合無再將前項陳奏事
情另差本府陪臣齎奏 天聰以冀洞察小邦危急情
形畢加拯濟相應等因具啓據此具本另差陪臣崔天
健星夜齎 奏去後今該前因臣竊照臣才劣祚薄獲
戾上下被兵七年日就淪喪天不見佑事皆敗意悶迫
之情危急之狀前後叫籲蓋已不勝其煩瀆矣 聖恩
寛大如慈父之憐愛赤子有呼必應無願不遂以至於
今大兵已發矣糧餉已運矣 天威遠暢聲勢堂堂臣

之始望至此而無以加矣臣自幸滅賊有期深讎可雪垂亡之國再存於今日也惟當恭俟結局快覩盛擧不意旬月之間事機變換堂堂之勢轉爲抗捏許多經營竟歸難了臣於是時若以煩瀆爲嫌不陳此間實狀則深恐 聖上拯濟之恩終無着落而郞臣之滅亡有不暇言矣自撫臣楊鎬革任回還之後羣情懈潰莫可收拾遠近傳播自相疑惑或云和議將講或云兵粮當減久後思歸之士胥動浮言握兵對壘之將皆無固志小邦之人擧皆驚慌若無所依扶携老稚塡咽轅門攀駐牙旌啼號不止至於深山窮谷無知蠢動之民皆云經

理一去賊必隨至遑遑靡定無復生意行道悲嗟景象愁慘人情若此同出至誠夫豈有私於楊鎬而然哉朝廷處置固非疎遠之臣所可干議參奏所論臣不敢知是非虛實臣不敢辨第以小邦耳目之所覩記者言之則單車赴難冒入危城談笑却賊再全邦命臣以是知其義身先士卒擐甲上陣薄戰島山幾縛清酋臣以是知其勇任怨敢爲一心擔當銳意討賊晝夜焦勞臣以是知其盡瘁之忠矣規畫處置動中機宜發號施令刃發風生臣以是知其濟難之才矣氷蘗自飭秋毫無犯羣下畏戢不敢科擾臣以是知其法度之嚴矣其他施

爲措設皆有以大慰人心而使小邦精神一變庸懦知勸者皆其賜也臣常歎服私竊自幸以爲小邦之得遇斯人殆天所以授大醫王於絕命之日也曾不料今日之論遽至於此也況天下之事有輕重利害而兵家之勢固難遥度於局外臣叅以小邦之情酌以今日之勢則楊鎬之不可去有七來玆日久經歷艱危道里遠近山川險易無不洞察一也島山之戰旣已嘗倭賊之堅脆虛實無不磨礱商度庶臨敵戒謹不致疎虞二也大兵齊集師期有日布置已定規畫已成三也將才勇刼軍情利鈍諳委已盡各適其用四也快於幹事身任其

勞催粮造械咸得其宜五也屢挫賊鋒威名已震爲醜虜所畏六也東民愛戴樂於趍令得人之死心七也有此七者其餘固不可計也臨陣易帥大犯兵家之忌假使撫臣所爲盡如叅　奏中所論猶當寬貸責成以竟大事事竣之後徐議功罪亦未晚也矧乎萬萬不近者乎抑臣有大悶者小邦軍興七載削弱日甚外以備禦强寇內以供奉大兵以至今日邦力已盡綿綿一脉不絶者纔耳以臣之衰微不亡何待而猶有所望者只以今日兵粮已集一塲機關將决於目前臣方與一國臣民忍死竭力懸待此期而今若一番敗壞一番更置遅

延時月蹉過秋冬則更無餘力可以支撑舉國民命已盡於倭賊未到之先矣豈不痛悶豈不痛悶仍念此賊屯據海上七年于兹其以求款之說瞞我者凡幾遭矣要其計不過爲緩我之兵敗我之機而已盖兵緩則師老而莫振機敗則氣沮而難收大兵久駐其勢自然銷縮彼方以逸待勞徐起而乘其弊此乃兇狡之故態其爲計豈不巧乎今者水陸大兵分道齊下先聲所及湖嶺震動楊鎬方唾掌臨戎剋日舉事派送諸將指授方略賊酋行長懾於兵威邀以信使陽爲求款以圖緩師楊鎬洞見其狀拘縶其使方將以計籠絡發其奸謀催

兵督餉以期迅掃而小邦不祿機會又跌九仞之功虧
於一簣竟使老賊得遂其謀天乎天乎孰使之然哉臣
近據邊臣之報兇賊積餉鍊鋒日肆狺然又添調大勢
新兵將以八九月時分大舉西犯近且覘知軍情揺動
主管無人益有乘時竊發之謀已搶樂安及陝川等處
恣行焚掠無復顧忌長驅直上彼亦何憚而不爲哉念
及于玆心膽俱寒悶迫之忱已申於前奏 聖明之鑑
想燭於萬里而憂危之狀日急一日復此冒昧塵瀆不
止臣非獨爲揚鎬也誠以小邦今日之勢有不容自已
者也伏願 聖明曲察微臣危迫之悃亟留揚鎬以責

後效小邦幸甚天下幸甚臣不勝祈懇切祝戰灼兢惶
之至

請留經理再奏

朝鮮國王臣姓諱謹奏爲賊情變動兇鋒竊發撫臣革
回人心危懼懇乞　聖明洞察小邦情勢委任當事藎
臣亟行征討終始拯濟事竊照臣才劣祚薄獲戾于天
被兵七年日就削弱其悶迫之情危急之狀前後吁籲
蓋已不勝其煩矣　聖恩寬大如慈父之憐愛弱子有
呼必應無願不遂以至于今大兵已發矣粮餉已運矣
天威遠暢聲勢堂堂臣之始望至此無以加矣臣自幸

滅賊有期深讎可雪垂亡之國再存於今日也不意旬月之間事機大變軍情益懈賊勢漸張臣於是時又以煩瀆爲嫌不陳此間實狀則深恐 皇上拯濟之恩終無着落而卽臣之滅亡有不暇言矣竊查兇賊之狺然南邊今已七年增兵添餉築城鍊鋒積悖蔵兇其志固非但已其視小邦直欲一呑而相持到今不敢大肆者徒以有 天兵爲之鎭壓耳然其日夜窺伺探覘釁隙欲逞其滔天之計者固未嘗一刻忘也自撫臣楊鎬革任西回軍情懈弛全慶疑懼我勢先動賊已乘之盖已東搶於慶尚左右道而淸道密陽河陽永川慶州陜川

星州三嘉等一帶並被焚掠西搶於全羅道而樂安康津寶城海南長興沿海一帶爲之騷然猖狂豕突無復忌憚悖語慢言又非前日比邊書告急朝到夕至目今事勢十分危急而主管無人中外潰裂至於胡說傳播遠近簧鼓或云和議將講或云兵粮當減將士泮渙皆無固志人民驚慌若無所依行道悲嗟景象愁慘夫兇賊之竊發非必因楊鎬之去而楊鎬之革任適會於賊動之機以此人情攀慕洶洶靡定眷戀之心同出至誠夫豈有私於楊鎬而然哉特以楊鎬鋭意討賊一力幹事庶幾鎬在則賊可滅耳其情亦可哀也盖楊鎬之得

此於小邦者實有其由上年秋倭賊大勢逼于漢南都城朝夕將潰楊鎬單車赴難談笑却賊再全邦命此誠人所難爲而其功不可忘矣島山之戰爲將士先倡擐甲上陣連日大捷幾縛淸酋其義氣膽勇在人耳目即此二擧而小邦之信服者深矣觀其擔當東事晝夜焦勞任怨敢爲不避訾謗則楊鎬之受任盡瘁者至矣憐愍小邦仁摩義勵法度嚴明軍兵畏戢則楊鎬之約己律下者著矣至於親括運船董造軍械措置規畫日不暇給其發號施令皆有以大慰人心使小邦精神一變庸儒知勸者皆其賜也臣私切自幸賴此人而完事曾

不料今日之論遠至于此也況來茲日久經歷艱危道
里遠近山川險易無不洞察賊之堅脆虛實將之賢否
勇㤼無不周知俱有定筭威名爲醜賊所畏舉措爲東
民所服而一朝忽見遆易夫外國事勢難易須經歷而
後方悉狡倭形勢虛實須熟探而後方驗若此者豈能
了於時月間乎其勢不得不更費一番工夫而師期坐
失大事不免於遲悞矣假使撫臣所爲盡如叅奏中所
論猶當寬貸責成以圖結局事竣之後徐議功罪亦未
晩也況其所論情外不近者乎抑臣之所大悶者小邦
軍興既久殘破已極外以備禦强寇内以供奉大兵以

至今日邦力盡矣綿綿一脉不絶者綫耳以臣之衰徵不亡何待而猶有所望者只以玆者兵粮已集一塲機關將決於目前臣方與一國臣民忍死竭力懸待此期而今又一番敗壞一番更置遲延時月蹉過秋冬則更無餘力可以支撑舉國民命已盡於倭賊未到之先矣豈不痛悶仍念此賊屯據海上東西八九百里列寨連營聲勢熾張而其以求款之說購我者凡幾遭矣要其計不過爲緩我之兵敗我之機而已蓋兵緩則師老而莫振機敗則氣沮而難收大兵久駐其勢自然銷縮彼方以逸待勞徐起而乘其弊此乃兇狡之故態其爲計

豈不巧乎曩者行長講說纔畢而旋陷南原殺 天兵
三千已事可戒今者水陸大兵分道齊下先聲所及湖
嶺震動楊鎬方唾掌臨戎克日舉事布置已定規畫已
成苟不乘此機會催兵督餉一大懲創則雖欲省費什
計苟完目前適以滋起後患而天下受其禍此時用力
又萬倍矣爲今之計須及兵力未老餉道未竭小邦物
力不至澌盡奮勇決策一舉迅掃此乃先發制人之謀
一勞永逸之策而天不見佑事皆敗意九仞之功虧於
一簣竟使老賊得遂其願天乎天乎孰使之然哉機會
一跌賊勢漸熾督臣邢玠又未來到舉國蒼黃益無依

仗彼長驅直上何憚而不爲哉念及于此心膽俱寒切
迫之情已申於前奏 聖明之鑑想燭於萬里而憂危
之狀日急一日復此冒昧塵聒不止臣豈爲一揚鎬哉
伏願 聖明憐察微臣危迫之懇洞燭兇賊猖獗之形
委任藎臣趂期征討使 天朝拯濟之恩終有所結局
小邦垂絶之命不至於盡喪則小邦幸甚天下幸甚臣
不勝懇祈切迫戰灼兢惶之至爲此謹具奏聞

築城事辨誣別奏 戊戌秋

朝鮮國王臣姓諱謹奏爲仰瀝小邦危悰兼陳兇賊情
形懇乞 聖明特賜照察以雪寃痛以畢拯濟事竊照

臣才旣譾劣勢又艱難喪敗七年衰微不振辜恩失職罪戾山積科評廷劾前後非一而　聖恩如天終始含容刑章不加寵卹曠世　溫綸以慰勉嚴諭以警勑指示生全之道如父誨子臣常感激鴻私刻骨銘肝惟欲策勵昏庸殫竭心力上答　隆恩下雪私讎以效臣節於萬一玆者危衷莫白而橫被誣枉賊勢愈急而邊議未定寃痛切迫之狀不得不粗陳梗槩以冀　天日之照察焉伏見兵部贊畫主事丁應泰揭疏其中一款以築城屯守歸罪於楊鎬而又以堅城得志疑小邦異日之患至有不可忍言之說臣始見而疑不省所謂終乃

大駭不知所出誠不欲掛之齒牙有所論辨第以人臣
一日被此名則一日不可自安而苟或有一毫之未白
則固不敢容喘息於覆載之間所謂事急不可緩聲煩
瀆之嫌固不暇計臣請先陳小邦情事繼言兇賊形勢
查照小邦以一隅彈丸三面受敵其隄防之備保障之
具自有國以來固未嘗不謹而至我　太祖高皇帝明
降璽書諭之以築城禦倭之道教戒勸誨不啻丁寧
詔旨森嚴在人耳目爲東方金石之典至于今如一日
遂於京都及沿海地方俱設城壕聖人垂訓創制之義
誠王者一視之仁而其綢繆陰雨之戒至深且遠矣惟

是二百年來沾太平之餘波席累葉之無事恬嬉既久狃安忽戒猝遇狂寇莫能遮遏城池壕柵蕩然幾盡以至于今兇賊屯據海上東西八九百里營建砦柵苫盖房屋以爲久駐之計其意盖以小邦物力有限 天兵難於久住故深溝高壘以逸待勞急之則入據巢窟緩之則乘時竊發苟非屯兵控扼難遏其鋒故撫臣楊鎬深思遠圖派定三路大營且欲於全慶近賊地方據險築城以爲住劄防守之地此無非經營善後之計而小邦特以力綿財竭未即奉行爲恨曾不料因此一事罪及撫臣而又致疑於小邦也小邦雖極僻陋猶有箕封

八教之遺風粗知君臣父子之大義以禮義忠順見稱於歷代自祖先數百年來遭際休明視同內服恪守侯度世被 皇眷褒嘉之旨屢降賞賚之恩相望以至于臣負罪最深受 恩最厚雖流離顚沛危急死亡而惟其一心拱 北之誠炳然如日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其可誣乎蓋君臣倫紀出於秉彝之天人所同有初非強爲而區區願忠之志自謂不愧於天下故雖失職喪國積受羣言而未嘗以臣節一事見疑於 天朝也豈意遽被污蔑至此之甚乎臣之滅亡有不暇惜而誠恐祖先以來血誠事 上之心終歸於無處暴白

是臣不惟獲戾於　聖明將以得罪於祖先無以自解於臣民豈不痛寃豈不痛寃仍念此賊自本年七月以後覘知事機變擾軍情揺動分路進搶漸逼腹裏慶尚道之清道密陽陜川高靈三嘉慶州慶山等處全羅道之樂安寶城康津海南長興等地兇鋒遍滿日肆焚掠各營　天將督兵遮截方與厮殺而主管無人未易策應近又各該邊臣馳報秀吉將要添調大勢新兵陸續渡海積餉鍊鋒爲謀不止而該賊酋清正投示陪臣高彦伯書亦有重動大兵征伐朝鮮及遼東悉殺人民等語兇慘悖逆不可忍言此賊狂謀固不在小蓄禍乘機

正在今日苟不及期勦滅一番大創則小邦之糜爛已不足言而天下大計自此去矣寃枉之情莫伸危亡之禍又迫誠恐惡名未祛於身自此淪滅永抱無涯之痛玆敢仰首長呼而不知止伏願 聖上曲察微臣衷悃特賜昭雪兼燭兇賊情形申飭當事諸臣亟行殲殄毋失事機小邦幸甚天下幸甚丁應泰參論本國辨誣奏見戊戌辨誣錄

請全給折色奏己亥秋

朝鮮國王臣姓諱謹奏爲留兵月餉萬難接濟冒死更陳冀賜矜察懇乞 聖明特令該部再議全給以畢洪恩事准戶部咨朝鮮善後兵餉節經戶兵科臣後先題

請臣等酌量内外緩急覆奉欽依將本色全責該國供
辦折色中國量助三分之一其所以保全屬藩者至矣
今國王奏留水兵八千防戍海口要將折銀全藉 天
朝供億顧念中國時事多艱公私交困萬難給發惟是
義州等倉見在支剩米豆二十餘萬石若出此餉軍可
抵月糧二十萬金恭候 命下本部移咨朝鮮國王除
本色錢粮聽該國供應外其義州等倉見儲米豆通准
支放守戍官兵抵作 天朝助發月餉之數仍再另發
折銀十萬兩以便本折等因准此竊照臣覆亡喪敗之
餘荐蒙 皇上天地父母之恩七年之間以臣之故糜

費錢粮盖已百萬計矣今旣驅出賊兵畀之全疆猶慮
小邦弱不自振復留重兵以禦後患使臣自籌亦不過
是是非始望所能及此惟思糜粉以期報答只緣小邦
財力殫竭繼餉無策曾將留兵減數及月餉全給等事
仰籲 天聽恭候裁定今者留兵之數則 廟筭已定
臣不敢更議伏覩該部來文要將義州等倉支剩米豆
以充月餉助發之數竊念天兵爲小邦勞苦久戍該用
軍需小邦皆當自辦况將 天朝米豆作 天兵助餉
臣何顏面更有所請第所據支剩米豆通共幾二十萬
石而今年水田失收八九月間大米頓缺該管陪臣急

於繼支不得已將此倍搜以供官兵已過三分之一又京城及各處水陸官兵按月交支月不下五六千石見在之數日就消縮前途支放亦且不貲接濟之策專靠於此若過今冬所餘無幾目今留兵之數既添九千員名本色之出已遠於小邦原請臣方憂悶日夜拮据猶恐中途缺絶致誤大事今若以前項米豆抵作月餉二十萬金則不但該數大相不准更將何粮倚以交濟臣實悶迫不知所爲小邦自遭禍患以來前後陳籲不啻煩複有似赤子之仰乳於慈母生成扶護以至于今今則讎賊既退疆土已復瘡痍者庶幾蘇矣流徙者庶幾

集矣以常情言之則國計兵粮宜若次第收拾矣而匱
竭之狀日復一日物力之板蕩民生之困苦反甚於對
壘之日是雖緣臣無狀不能自强而究厥所以亦有其
由盖小邦地方偏小財産不廣民丁尠少生聚無因丁
酉年以前則賊雖在境而去平時猶未遠民間或有舊
蓄州縣或有餘儲全羅忠清兩道尚免兇焰軍前調度
倚辦於此自賊兵再蹂之後湖嶺郡邑焚掠殆盡全慶
兩道土地肥沃財穀之産號爲小邦府庫而最被賊發
無復人烟以奄奄垂盡之力供億四路大軍轉輸餽餫
于今八年民生之膏血日就罄竭國勢之彫弊如水漸

涸今年不如去年今日不如昨日已到十分地頭矣有
似積年大病之人百脉俱瘁投之猛劑病根雖除而元
氣已枯薾然待死不幸天不見佑自春亢旱至夏自夏
凄風至秋耕而不種穗而不實秋場纔斂民已呼飢今
年稅入不滿四千餘石臣工俸廩庶民賑貸等事一切
停廢亦已累年此固毋論今方上下遑遑竭措軍餉除
賣鬻榷稅外內自百官坊民外至村巷丁户計口出米
頭會箕斂零星湊合僅得繼支以此度日何能爲國剥
膚搥髓民力已盡逋亡相繼四起爲盜卽臣徒擁空國
以待自亡而惟恐大軍缺餉變出非常辜 恩誤事以

重罪戾臣先準撫臣帖內要以小米三倍易大米一倍
以濟本色盖撫臣目擊小邦情事有此分付該管陪臣
方依此貿換以圖接濟今者重兵既已添留支剩米豆
又充月餉則小邦更無可爲之地況義州等倉所儲豆
子居半行使不便兼又散在各處轉輸實難抑恐軍情
亦多不願以彼以此俱有所妨伏念 天朝爲小邦動
天下兵發天下財終始拯濟罔有限節此實籌策所未
有至於助餉數月以完結局特其經紀之緒餘耳小邦
衰微日甚將不能保有 洪恩至以些少之費再瀆
天聽惶赧隕越措身無地伏乞 皇上矜憐小邦竭急

之情特令該部再議全給仍將義州等倉支剩米豆許
令照舊交支協濟本色不勝幸甚爲此謹具奏聞

留兵處餉事宜奏 秋己亥

朝鮮國王臣姓諱謹奏爲欽遵 明旨謹議留兵處餉
事宜懇乞 聖明特垂矜察仍令該部全給一應折色
以畢拯濟 大恩事臣竊照小邦蒙 天朝拯援之力
得以恢復疆土奠安遺黎而見有軍丁脆弱尠少不足
以捍禦後患督撫二臣因此焦心盡慮議留善後官兵
數至累萬分布要害盖對馬一歧五島平戶等島賊巢
與小邦釜山巨濟等處地方隔海相望風便則一兩日

可到而賊僧玄蘇賊將平義智平調信等留住對馬等島節遣打細倭子窺我虛實所據留兵多則賊必畏懾留兵少則賊復生心此係小邦存亡之機督撫二臣旣爲拯救小邦而來其爲計不容不如此其多留防範實小邦之幸也然而始議留兵之時臣只以一萬五千爲請再議酌減之時又只以五千爲請俱因小邦見糧多小而有此不得已之請也卽目　天朝終始軫念計出萬全要於二萬數內再行抽撤量留精銳實數是則該部深燭大計酌議停妥而亦小邦請減之意也臣與一國臣民益增感激伹照該部議內中國一應折色量助

三分之一竊查小邦用兵七年八道凋殘而全慶爲尤
甚在在田土抛荒榛莽蔽野兼又今年夏秋旱風爲災
凡有耕種去處禾稼枯槁應收稅粮幾何雖加搜括所
得想必不多況折色銀子原非小邦所産雖自東征之
後 天朝運來之貨多行街市而客商人等旋卽收買
在小邦民間者不過萬分之一零星之數難以搜查抽
取以供軍需該部所指督臣之欲擧全餉倚頼 中國
者蓋以此耳先年副總兵臣劉綎鎭守八莒時分經略
臣宋應昌令小邦供給川兵月銀伊時小邦猶有遺下
貨物而川兵之數止有四千七百小邦先以 天朝欽

賜銀兩及運來布貨并小邦魚肉塩醬等物相兼支放猶且不敷數月之内所儲罄竭仍備由咨會宋應昌應昌目擊小邦實情即還用　天朝折色照舊支給此是已試之驗也況今貨物匱乏甚於先年銀子布貨魚肉塩醬俱無四五千兵二三月之支此是各營將官軍丁人等所共知也所賴以濟餉者只　天朝遺下米豆并各道新熟之穀而今年凶歉如此新穀又不可望也前項折色若不蒙全給雖助三分之一小邦決無措辦之路到此地頭臣亦不知爲計必須該部仰體　皇上矜恤至意照舊全給可以有濟臣蒙被　聖恩得有今日

而善後軍餉猶不能自備再潰 天聽致煩有司臣罪於是乎益重矣仍照本賊短於水戰而長於陸鬪在洋則易制上岸則難禦海路之防尤係喫緊如於二萬內精選水兵八千員名仍用老成廉勇將臣統領分住釜山巨濟等處協同小邦軍兵防守海路仍將撤回官兵於遼陽地方駐劄聽調如有緊急聲息星馳赴援或防或勦庶保朝夕無事而本色則臣當嚴督臣民竭力措辦以圖接濟伏望 聖明特垂矜察仍令該部限事竣間將一應折色照舊支給以畢拯濟 大恩如此則小邦得以乘間修備以為自强之計而督撫二臣焦心善

後之策亦不歸虛地矣臣無任震越祈懇之至爲此謹
具奏聞

請留兵奏庚子春

朝鮮國王臣姓諱謹奏爲倭賊伺釁兇謀叵測大軍將撤人心危懼懇乞 聖明曲垂矜念量留一枝水兵以畢善後事據兵曹狀啓本國被擄人各供稱賊酋秀吉死後其子嗣立有稱家康者攝伊國事威暴如秀吉日夜練兵蓄粮等待 天兵盡撤將要再犯本國臣等看得前項賊情極爲叵測日後之事委係可慮玆者聽得各營善後官兵定於本年四月內盡行撤回目下全慶

沿海一帶水陸軍兵不滿萬數防備百分踈虞合無題
請水兵三千并乞全給折餉存亡所係不容少緩各等
因具啓據此臣爲照伊賊兇狂桀逆其志固不在小幸
而　皇威遠暢天褫老賊今雖暫還巢窟狺然稔惡猶
夫其心也遺孽不殄繼纂逆緒協以十道之强悍濟以
家康之梟桀方且休兵蓄銳以爲再搶之圖其不敢唐
突者徒以　天兵尚在耳海波無阻偵船相望日覘
王師去留以爲動兵遲速而今又撤送老弱名以刷還
婉辭求款探試淺深或聲言乘秋進搶或期以明春大
舉其所以恐喝開闔益無不至今若偵知大營盡撤則

彼亦何憚而不逞其兇乎南邊沿海之民咸謂 天兵若撤賊必隨至鳥駭狼顧荷擔而立隄防控扼百無可倚已事足徵景象可憂況賊之可憂非獨今日今秋之憂甚於今日來歲之憂又甚於今秋日復一日歲復一歲此賊未滅之前都是可憂之日 天兵旣不可長戍於小邦小邦亦不可每藉於 天朝以臣之國寧不欲自爲圖耶惟是積敗之餘喘息纔定萬事瓦裂措設未遑雖据拾遺丁於瘡痍溝壑之中而凋殘寡弱不成部伍士氣先怯不戰思潰須得王師協守鎭服使沿邊一帶恃而無恐然後庶得數年無事生聚訓鍊以爲自强

之基矣然臣之只請三千不慮其少者非以三千之兵爲可以捍禦兇鋒也 天威所及猶足以折奸謀於未動鎮軍情於將潰而小邦措粮之勢過此則難乎支繼也盡徹則國無所倚多留則粮不可繼小邦今日之勢誠可悲矣夫穀必生於地財必出於民而小邦土地瘠隘民丁尠少自經喪亂八路皆被兇焰千里無復人烟賊退之後雖或粗起農功而不能平歲百分之一緣畒之民力竭於轉輸荷鋤之輩盡編於行伍生穀之源既絶裕財之道無因公私交困中外俱病以此物力供億軍需支撑至於八年者只恃 天朝米豆倚以交濟耳

非臣之力所能辦此今則罄竭之極已到十分地頭而
天朝米豆亦已盡矣唯將一年稅入之數扣筭留兵該
放之數則三千兵本色之粮猶有不足而此則竭力拮
据可以措辦是係臣晝夜商度反覆熟講者豈敢率爾
陳達以重罪戾亦豈敢含糊隱忍致誤大事至於折色
月銀則小邦尤無辦出之路不得不全藉於 天朝蓋
以銀子本非小邦所産平時市舖只用米布經變以來
百物殘鈌如綿紬人參係是進獻之物而亦不得照舊
採辦致鈌常貢往年副揔兵劉綎領兵屯守時分經略
宋應昌欲採銀於小邦以助月餉分遣工匠廣加採訪

深山窮谷無處不到而銀冗不多卒未有得不得已全
發 天朝斯固已試之驗今則比其時又益匱矣雖罄
倒一國決難助其萬一臣何敢惜費而誣上抑臣於此
徊徨踧踖終有所不忍 上聞者臣自遭禍敗以來八
年之間上以貽 皇上宵旰之憂下以貽多官籌畫之
勞山東之民勞於轉輸徵發將領士卒勞於戰陣鋒鏑
以臣之故肝腦塗地者未知幾人臣非木石寧敢自安
每念至此有地靡容惟思粉身以謝天下而 恩私未
答奏 [illegible]愈頻賊來而請援賊退而請守兵少則請增
粮盡則請繼有急必呼無願不遂不啻如弱子之仰乳

於慈母雖　聖量洪私天覆海涵棄瑕滌垢曲垂矜憐
而臣子分義豈容如是每一封　奏心膓震掉猶不知
止僭越尤極只緣今日事勢實係存亡大局若以煩瀆
爲嫌而不早明白開陳有若可以自爲者然他日誤事
復羅顚隮使八年拯濟之　恩終歸於虛地則臣之罪
至此而爲尤大矣爲此冒昧終不能自已兢惶戰灼措
身無所伏願　聖慈洞燭兇賊覬覦之形俯察小邦殘
匱之狀特令該部仍留水兵三千選一良將期以數年
統領鎭守其折色月餉並蒙照例全給則邊情自固有
虎豹在山之勢賊膽潛消絶鯨鯢出海之患小邦自强

之圖亦得藉此而有濟豈不幸甚爲此謹具奏聞

請誥命冕服奏 辛丑夏

朝鮮國王臣姓諱謹奏爲誥命冕服等件因亂淪失懇乞 聖明勑下該部照例補賜以彰恩典事本年四月二十日臣據陪臣禮曹判書李廷龜等啓稱小邦不幸猝遇倭患典章儀物俱陷於賊 天朝恩賜誥命冕服等件亦被淪失是乃 皇上錫命之典藩服受 命之章皆不可一日無者而頃緣國事方急未遑聞 奏玆者幸賴 天地父母之仁兇鋒戢退疆土已靖小邦無國而有國合無將此兩項事件具奏 聖聽庶得再膺

維新之命永受安吉之服允愜事宜等因具啓據此臣竊念小邦世荷 皇朝錫命忝備東藩先該隆慶元年臣先父恭憲王臣諱薨逝臣嗣承遺業及至隆慶二等年欽蒙 穆宗莊皇帝勅賜臣及臣妻朴氏誥命冕服等件臣欽遵 寵命罔敢或墜由臣不祚奄遭大亂播越草莽僅延綴旒 恩錫之典亦莫之保跼天蹐地無以爲容臣之無似既不能謹守封疆以貽 朝廷之憂又不能祇奉 恩誥重辱 君父之命誠無顔面復有申請而過蒙 聖慈覆幬偏厚涵育成就生死肉骨得以再造迄至于今廟社已復邦域粗完惟是 誥命冕

服等件實臣所受於 皇朝而臨蒞臣民者不可一日
而缺此臣所以猥恃 寵靈不避瀆濫爲之陳乞也臣
謹查先該嘉靖三十六年府居失火臣先祖恭僖王臣
諱妃尹氏及臣先伯父榮靖王臣諱妃朴氏 誥命等
俱被燒毀臣先父恭憲王臣諱委差陪臣李名珪等具
實聞奏 世宗肅皇帝仍命補賜前項 誥命等件今
次陳請亦應比照 列聖及 先皇帝欽賜事例如蒙
聖恩俯憫微情勑下該部將該 誥命冕服等件再行
頒降使臣如新受賜保有 天恩不勝幸甚謹具奏聞

陳賊情奏辨 丑

朝鮮國王臣姓諱謹奏爲賊情事據議政府領議政李恒福等議啓臣等竊查先該上年四月本賊投書禮曹婉辭求款本國將該賊書備咨經理撫院等衙門仍令禮曹備將不可擅許之意回書去後卽今本賊再次刷還人口更要通款書辭詐誕兼以恐喝其情所在灼然可知竊念本島接近我境貪我互市自前往來今之乞款似是實情今若拒之則勢必抵死寇抄永爲邊患我國積敗之餘隄防守禦之具未遑措設 天兵已撤衆心危懼今因其請略許歸附容我繕練以爲他日復讎之擧似合權時之策而關係賊情處置本國理難擅便

合無將該賊書辭緣備奏 天朝聽候處分等因具啓
據此臣竊照倭奴邈在重溟之外匪命于朝自相君長
實天地間化外之一種小邦不幸與之爲隣東南沿海
之地歲被侵掠之患隄防瞭察之備未嘗少懈而窟穴
險遠風濤出没動靜聲息無從詗知對馬一島最近我
境一水相望朝發夕至而本處土地磽瘠民無財産必
互市我邊以資生活小邦亦以地近勢逼有難終絶視
如蛇虺不與相較許其關市以防侵噬其所以覊縻撫
戢防釁弭禍者其來盖久及秀吉簒立陰懷異圖貽書
悖逆脅以假途臣據義斥絶具奏馳 聞遂爲所仇罹

此喪敗臣之喪敗有不暇念而此賊射天之謀追思至今魂悸自恨力綿勢弱不能蕩滅巢窟以快窮天之痛幸而　聖武遠暢神威赫臨七年屯據之賊一朝捲甲而逃茲盖千載之偉烈曠世之盛舉天道禍惡老賊自斃逋誅餘孽尚慆天威上年致書求好歸罪淸正臣已令嚴辭斥送而今又刷還人口再輸乞款之書是固聖朝餘威之所及彼果何有於小邦也仍念乍和乍叛此賊之本態方其對壘之際求款亦非一再臣雖朝夕阽危而忍死不許者盖堂堂大兵方討此賊在小邦唯欲憑仗　皇靈一舉殲盡以申區區之義而已至於今日

則事機與前有異賊已回巢旣失進勦之期王師盡旋又無倚仗之勢而馬島迫在門庭永爲邉疆切近之灾日後之憂殆無已時而茲者喘息纔定賊使遽至臣欲許之則不忍初心之便乖臣欲不許則却慮後患之難了臣於是時彷徨靡定不知所處事當量力謀貴審勢昔勾踐棲於會稽以圖復讐而必須十年生聚十年敎訓始收沼吳之績蓋其量力審勢不得不如此也小邦以瘡痍灰燼之餘萬事尾裂兵糧器械措設未遑人心危懼荷擔而立倘遇賊兵之再搶則鋒刃餘氓㤼於傷弓土崩波潰有難收拾誠恐區區薪膽之志卒無所施

而致冠失職重獲罪戾於　天朝也況今來款者皆是近島之倭從前貪我關市受我約束如非款我以仰哺則勢必掠我以爲食犬豕之心反覆靡常異時之變動雖難預測溪壑之慾唯利是趨今日之要求或是實情令因其來姑許羈縻一以緩其禍一以試其情似是伐謀之計而實出於無策非臣之本意臣臨局茫然昧於遠圖反覆籌度不能自決況上有　父母臣何敢一毫擅越伏念　天朝矜憫小邦不能自爲事無大小悉許經紀刱今一事係是善後大機關爲此冒昧仰禀　指揮澶擾之罪實無所逃伏願　聖慈俯察小邦事勢並

燭此賊情形　特賜明降裁處以畢拯濟不勝幸甚爲
此謹具奏聞

　貢獻人參乞用把參奏庚戌
朝鮮國王臣姓諱謹奏爲進獻事據户曹判書黃慎等
狀啓節該本國年例貢獻人參常用生參亦經霾濕則
浥爛味變不適藥用千里貢路經時乃達雖十襲包褁
常有透濕損傷之慮竊聞　天朝之人專用把參不用
生參其必以此也我國之人初不解把造之法頃於東
征大軍出來時分學得於參商今則參户商家如法把
造比比行用　天朝之人見而稱賞生參之易變既如

彼　天朝之所尚又如此合無備奏　天朝將把造之參以充貢獻允爲兩便等因具啓據此臣竊照小邦介在山谷之間號稱產參之地自來歲有恒貢從前不解把造之法唯擇生參以備筐篚之獻而生參不能耐久性味易變貢路遥遠多經潦暑雖十襲包護未免透濕今則旣解其法把造行用　天朝藥用用此而不用彼竊念享　上之物原爲實用苟不適用不宜封進伏望

聖慈勑下該部小邦歲貢人參許令以把參代獻則庶小邦不失壤奠之禮而　天朝亦有實用之益緣係進獻事理爲此謹具奏聞

請世子冕服奏庚戌

朝鮮國王臣姓諱謹奏爲乞賜世嫡冕服事據禮曹狀啓節該王世子嘗　天朝欽降冊典已正名位而該用冕服未有頒賜臣等竊査景泰元年莊憲王奏請世子冕服　皇帝卽命賜之以七章冕服厥後本國遵據規制相傳世守今旣淪失於兵火之中冕服式樣無從諳委而玆者未嘗　頒賜必以景泰欽賜之制爲可以遵倣自製也　天朝若悉此等曲折則必不靳一副冠服以慰羣情仍念先王誥命冕服因亂蕩失萬曆二十九年先王差賀節陪臣趙挺據實具奏　皇朝卽許補賜

順付趙挺之回合無備將前因奏請　天朝將王世子
冕服照例補賜允爲便益等因具啓據此臣竊念小邦
襲封殷師謹遵聲敎雖在要荒之陬素稱禮義之邦衣
冠之制竊慕中華逮遇　聖朝視同内服錫命之典世
荷隆眷臣既濫膺　寵命纘承先緒臣之弱息亦蒙洪
造亟賜冊典數年之間　恩錫稠沓臣常感激刻骨銘
心敢有何望復煩　天聽乎第念天命五服所以定名
而章別既有其名則當有其服今臣世子某既得荐荷
鴻恩光膺顯冊正名定位爲國儲貳而所有章服未蒙
頒賜竊計　天朝必以爲景泰元年已有欽賜之制小

邦自可遵奉行用也唯是小邦不幸酷被兵燹國中儀
物淪失殆盡七章規制無從諳委旣未蒙新賜又未識
舊制雖欲模倣圖式自爲創造而終是苟且不成眞樣
區區之念非但爲賤子榮耀於一時却恐 皇朝七章
之制至今日廢絶而無傳也仍竊伏念先臣昭敬王
誥命冕服遭亂喪失因賀節陪臣據實具奏獲蒙 聖
明快許補賜順付陪臣之回恩例在邇昭可考也伏願
聖明叅商小邦情事比照前後典例勑下該部亟許補
賜俾微臣父子衣被寵光而擧國臣民畢覩盛典不勝
幸甚緣係乞賜世嫡冕服事理爲此謹具奏聞

陳慰奏 辛酉

朝鮮國王臣姓諱謹奏爲兇賊陷據遼陽小邦朝聘阻絶敢以一价泛使仰申問慰之禮乞下該部指授貢路便宜以全侯度事本年三月二十八日據義州節制使鄭遵馳報本月十三日奴賊大勢兵進陷瀋陽十九日犯遼陽二十日闌入遼城尚今屯結等因又據本國回還進香陪臣李必榮陳慰陪臣朴彝叙迎逢團鍊使尹孝幹報稱遼陽東八站道路阻絶不得前進進香使臣等前月二十八日離了北京想於十九日間當到遼東存沒下落無由得聞又據鄭遵馳報鎭江越邉居民自

二十三日扶携老幼繦屬出來此邊蘭替等島留宿鎮
江衙門寂然人民潰散遊擊獨坐唏噓但云二十日遼
城失守逃散軍兵避亂男婦席捲出來俺身在此同知
所爲等因又據賛畫使李時發平安道節度使禹致績
等馳報胡監軍自寛奠乘船要向海盖以圖防守寛民
或上山避亂而二十二日奴兵四騎馳到本鎮號令軍
民曰欲死則死欲降則降寛民旋皆納降又據鄭遵馳
啓袁經略差官陳一敬曾因經略分付要買銅鍋前往
王京回到本府初欲陪 天使乘船回去及見其子與
壻自遼東迎到江上聞其所言氣色便異卽欲由徑路

走遼海州衛棄置銅鍋過江去了再三挽留終不聽從
其情委難測知等因又據賛畫使李時發等馳啓奴酋
入據遼城李永芳勸賊立國遼城邸撥持黃旗出來一
竿上書天命皇帝一竿書鎮江官民歸服事云又據鄭
遵馳報四月二十三日小譯金彥希等探聽回來說稱
鳳凰城路中望見騎軍十七名從西出來耕田農人羣
起齊謁俺等潛伏草間其行旣遠問於農人曰彼去者
爲誰而若等釋耒投拜乎答稱是卽永芳所差鎮江新
中軍劉姓人何得無禮仍耕作如常云又張小山者說
稱永芳僞差遼東人李成爵爲鎮江守堡官二十三日

夕時己到本鎮鎮江把総呉仲庫卽爲降附又鳳凰住
民丁朝月者自作㺚子摸㨾嘯聚光掍數百人刼掠閭
里横行作賊鎮江無頼之輩亦多投入此輩衆多則恐
有引賊來犯之患云云以此觀之則一江西岸變作氊
裘之域此後本國哨役勢難過江遠探脫有㐫賊擧兵
來犯則鋒到城下方可得知孤絶之勢日急一日添兵
運餉等事㤂速議處等因據此行間據議政府狀啓遼
城失守賊鋒甚熾鴨緑西邉盡爲波蕩㐫賊豕突之患
次將及我義州孤城朝夕可虞沿江防守一刻爲急除
申飭各該將領另嚴隄備外遼廣一路消息邈然　父

母之國遭此無前之辱臣子之義禮當慰問且朝京之
路今已阻絶回還及入去進香陳慰兩起使臣俱皆在
道阻梗生死莫知且 登極進賀詔勅陳謝聖節冬至
等使次第當發而遼路如此末由前進漸至稽遲委屬
惶悶 詔使之還今當乘船駕海而本國朝聘之路則
必須先爲奏請奉有 明旨方可遵行合無另差一价
跟同 詔使泛海前往奏 奏陳慰仍請指揮貢路其
上年 賜銀辨誣降勅陳謝陪臣則奉表登途聞變路
梗久滯境上幷與陳慰陪臣一時偕往允爲便益等因
具啓據此臣竊照蕞爾小醜實化外之一種始焉負嵎

咆哮吞噬諸屯終乃跳梁自大建設僞號兇狂之極乃
敢稱兵射天罪惡已盈猖獗彌甚神人之所共怒天地
之所共誅小邦禍急燃眉義不共戴已未三路之役僅
以數萬之兵仰助協討之擧帥臣偷生全軍淪陷未張
撻伐之威難免債事之罪追思至今膽從聳如山伊賊猖
然旁伺仇怨益甚小邦力綿勢孤無以自保西土數千
里之境吏蓐食兵坐甲朝夕待警四年于玆矣唯是
皇威遠暢天下震動飛輓載途水陸齊擧蕩掃之期指
日以待而奈何窮寇決死肆毒未已天不悔禍 王師
失利旬日之間兇鋒大熾或言奴酋入據遼城搬移妻

子或言永芳占駐衙門收聚玉帛或言袁經略入保千
山或言城中大官罵賊而死或言奴賊送旗招誘寬鎮
軍民稍稍降附或言僞署賊將已據鎮江或言賊兵分
掠海州三义以東兇焰已遍不惟賊兵四出搶殺在處
光棍假作㺚㨾辮髮持兵刼掠村民因此道路阻隔人
烟斷絶哨探無憑奔竄日甚臣每接一報心膓震掉驚
惶憂憤不能自定仍念此賊梟狂桀逆勢已滔天其視
小邦特是一臠自富車之役移怒於小邦磨牙鼓吻欲
一甘心久矣而猶不敢遽爲下手者徒以有遼陽爲之
聲援耳彼果何有於小邦哉今者遼城旣爲賊窟已失

憑仗之勢八站又爲亂民已梗往來之路小邦有難誰救有急誰愬何恃而圖存何倚而禦賊譬如赤子垂死又絶慈母之乳又如中流船敗更失篙師之濟遑遑悶迫之情欲陳哽塞小邦存亡雖不足言而念及天下之事益復摧心塞上數十萬之精銳盡爲蟲沙城中三百年之積貯盡爲灰燼堂堂 天朝以四海九州之廣雖失數城不足爲輕重大衆更擧桑榆非晩送死殘孽給當就戮而目下喪敗之慘實近年所未有之變竊想關輔震驚上軫 宸衷區區遠臣封疆有守旣未能親率戎行除兇雪恥又未能百舍重趼西赴 國難敢以一

价行李浮海前往恭申 問慰之禮兼陳小邦孤危悶
蹙之狀以冀 聖明哀憐垂察焉仍照小邦朝聘之路
必由遼東討出都司勘合驗票及護送文引方可得達
而壬辰兵亂之後小邦仰如父母 天朝視同內服有
事必稟有呼必應節賀例行之外冠蓋絡繹往來無阻
卽今兇賊方據遼城陸路已阻通行不可易期海路有
禁須經奏有 明旨伏乞 命下該部許令泛海通貢
卸泊處所及經由驛遞並命指揮施行爲此謹具奏聞

月沙先生集卷之三十二

咨

移咨楊經理 丁酉

朝鮮國王爲再准軍門分付不敢擅便南發事本年十二月十二日當職親進軍門告辭仍准面諭節該說稱都城根本重地不宜暫離如是國王南發倭賊狡詐不無乘虛掩襲之事且國王護衛兵馬必多供億不貲國王南發有害無益當職回說　天朝大兵俱已南發當職切要隨行催兵督餉已於經理提督根前稟了日期勢難中止軍門說稱經理提督臨去時分付無這等說

話我與經理上本時分亦無這等說話我於本月初八日將與國王鎮守都城緣由已經上本奏　聞尤不容捨而之他且國王南去只是策應南邊一面西北之事不得催督尤係虛踈不如留守根本之地料理四方之務除國王供億之費以補軍餉除國王護衛之兵以用戰陣甚為便好說罷十四日當職再將前因及切迫等情揭禀軍門隨據伺候陪臣李元翼啓稱蒙軍門面諭節該說稱我留國王非要跟我亦非為本處孤危後來兵馬亦多足以鎮守都城但以國王南發必多護衛兵馬徒費粮餉州縣奔命不専討賊且國王在此號令策

應誰有謂偷安者臣回說 天朝將士爲小邦遠來觸冒霜雪進臨死地因此國王煩惱寢食俱廢將要前往忠州等處催督兵餉策應諸事仍叩頭再三陳懇竟不允准等因據此查照先准經理及貴部分付事理已經申飭各該部臣裝束行李擬於本月十二日起身前去發程前夕告行於軍門不期軍門大人諭以題請鎭守不許南發累陳懇迫終未獲請旣壓嚴命不得自由佪徨悶縮罔知所以竊念小邦剪爲傾覆之餘無復有自爲之勢而幸賴 聖天子異恩逈出千古再發大兵不以爲擾搞銀賜粮不以爲費直擣釜山不以爲遠雷霆

南下聲勢震疊貴府以督府之尊總戎之重親握軍麾
遠涉荒墟　天威所及兇酋膽破保存屬國在此一舉
其在當職惟當董率臣民效勞戎行筋力所到髮膚不
惜其安敢晏然退在獨以賊虜遺之乎不惟是也南邊
地方殘破最甚　天朝將士為小邦驅馳跋涉備嘗飢
渴嶠外風霜艱苦萬狀接待供應必皆不成形様至於
調兵轉餉等事雖使當職在後親督猶懼不濟況在此
號令豈能有所措畫乎是則當職此行在貴府雖不足
為有無而在小邦所係非細六年對賊始辦此舉區區
之計講之已熟既已祭告祖先神靈祈請土地山川教

諭中外臣民不惟面稟貴府非止一再大小將士無不知之而一朝停泥有同兒戲將謂當職何如人耶欲去則軍門有命欲止則貴府有期事體兩難不敢擅便乘馬班如夙志未遂身留心往寢息不寧上以欺諸大人中以欺神明下以欺臣民皆緣當職無狀致此狼狽瞻望行塵只切馳遡惶赧悶鬱不知所言擬合備由咨稟

爲此合行移咨

移咨楊經理丁酉

爲照南原之圍日急一日兇賊聲焰已到任實地方四出搶掠彌漫村野楊総兵以數千之軍血戰孤城今已

七日聲援莫通信息無憑當職南望痛哭恨不能卽死於圍城之下叩心頓足不知所以況洛江泝流之陣右路分派之賊聲生勢張其鋒甚銳二道郡邑次第尾觧南服僅完之山川再入豺虎之窟穴小邦兵單力綿莫能抵敵土崩波潰禍迫呼吸今日所恃只是 天兵子遺生靈之命俱係於此兩第念都督之軍旣甚單少師期尚遠形勢未定兇狡之賊倘或覘知乘此大軍未集之前以逞輕兵猝襲之計各處分劄之軍俱係孤弱緩急莫得爲策首尾不能相救不但南原之圍無力可救目前之禍有不可言竊聞遊擊彭領若干精銳時在貴

院標下頒乞貴院俯燭小邦事勢急迫卽調本官急率
所領之軍馳赴京城與麻都督恊議進勦以成掎角之
勢不勝幸甚

回咨麻提督 丁酉

竊照蠢玆小醜當滅亡之期違天逆理再逞兇計罪盈
惡極自速天誅不惟毒害小邦殆無噍類乃至戕賊
天兵不復顧忌長驅之勢薄于漢南幸賴稷山一捷
天威震暢兇鋒頓挫捲甲潛遁而其蛇豕之毒遍於三
路滔天之計固不但已堂堂 天朝貸死許貢 恩典
旣極出師問罪威聲方恭而乃敢干威背恩下手唐突

至於若此是其目中無復有者其視殘滅僅延之小邦爲如何哉玆者伏聞　聖天子赫然震怒大發兵粮臺憲總戎重臣督運組甲艘海直擣巢窟飛輓絡野連亘遼燕水陸夾進並力齊舉不但殲此送死之殘孽必使片帆不還又將梟彼逆天之老酋無俾毒種或遺先聲所及遠邇增氣風雷鼓動山海震盪凡有血氣者雖在瘡痍溝壑皆願忍死須臾以覩盛舉當職與一國臣民啣恩感泣奮義策勵卽將咨内事意傳諭各道使之振作鼓氣協助聲勢上雪　天朝之羞下報先祖之讎不勝感惕欣悚之至

回咨徐給事 戊戌

竊照當職才劣祚薄守藩無狀喪失基業幾墜 明命請兵請餉奏籲煩瀆貽 皇上東顧之憂削弱日甚衰微不振尚與此賊共戴一天此皆當職前後失職之罪以此受罪則雖萬被誅死固所甘心至於贊畫丁參奏中所論則有非人臣所忍言所忍聞者當職始接此報心膽震悸精魄飛越跼天蹐地無所自容惟欲早服刑章以謝人言竊念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有五倫也苟或得罪於此則人不能爲人而終於禽獸而已以身則生不如死以國則存不如亡其何以容喘息於覆載之

間哉當職雖極無狀亦有秉彝之性得之於天而自祖
先以來遭遇 休明世效職分區區願忠之志自謂不
後恒人而亦可以有辭於天下今者無故蒙此惡名使
祖先二百年血誠事 上之心終歸於無處暴白而舉
一國臣民俱陷於無父無君之域是當職不惟獲戾於
聖明而又得罪於倫紀爲萬世之罪人得罪於祖先爲
一國之罪人其粧飾之辭多出於千萬無形自當一一
陳辨或有不辨自破而惡名醜詆狼藉難形言之汚口
聽之魂喪白日在上難燭覆盆 天門萬里籲呼無聞
誠欲披肝瀝血一陳情悃於貴科之前而旣負此罪名

不敢舉顏於天日之下且　聖旨旣命查勘此身方在
此罪之中今方席藁待　命玆未得奔詣號訴只自叩
心搥胷玆者貴科惻然動念特行咨諭辭旨懇勤慰勉
丁寧且許以主張昭雪仍勉以奮威滅賊此實當職再
生之秋小邦再造之期深究極痛庶幾得雪於今日感
激流涕不知所言敢不遵奉警飭以副盛意不勝哽塞
感戢之至

回咨萬經理　己亥

等因准此卽導照兵部題覆內事理會集文武陪臣再
議得小邦積敗之餘喘息未定兵單力綿不足以自守

善後之圖唯在於留兵兵多則賊必畏戢兵少則賊必生心其爲利害不待智者而可料以小邦自爲之計豈不知所擇哉第以師行粮從兵不可一日無食必須先論餉之贏詘可議兵之多寡因此日前當職與各該陪臣酌量小邦事勢有此八千之請今者兵部更慮留兵單少不能捍禦後患復有加留之議其爲小邦計至矣小邦固當感激遵奉之不暇然事當量力謀必審勢不量在我之力徒欲多留以自衛日後粮絶大軍枵腹則脫巾之變其誰任之深恐誤事辜恩重貽　皇上之憂識切憂悶不知所以小邦以兵火板蕩之餘力接應大

軍于今七年民生之膏血罄盡於奔走轉輸之間不但軍餉屢缺至於支頓供役之具亦不成形㨾賴諸部院矜憐將就得以支撑加以今年旱風爲灾水田失稔收穫不敷大米踊貴秋場纔斂民已呼飢雖嚴勑管粮陪臣多方收集內而百官坊民外而窮閻單户計口收米頭會箕斂至於責官鬻獄募民稅商凡干得粟之策纎細畢講而地之所生旣𣝕民之所儲已罄所得零星隨到隨放該收之稅該括之米僅足勾目前之用八千之粮猶恐未及支繼今若加留決難接濟貴院按臨小邦旣久小邦事情想已洞燭竭急之狀若不矜察憫迫之

情終無所控告煩乞貴院速行裁減俾小邦得以濟餉不勝幸甚仍照龍山倉見貯粮豆萬分鈌少畿甸州縣則公私之儲收括殆盡唯仰外方各路調度上送而節屆嚴寒運路已絕京城之餉百計無策煩將貴院及督府標下官兵分送黃州平壤義州等有粮地方以紓
天兵庚癸之急亦甚便益

回咨邢軍門楊經理

朝鮮國王爲緊急倭情事爲照當職本以謭薄受 天子明命承祖先遺緒職守東藩乃不能思患預防猝被狂寇猖獗一敗而不能自振至於再勞 天兵暴露數

千里外封疆日慼國事愈急重貽 天朝東顧之憂卽
當職辜恩失職之罪已不可勝贖欽蒙 聖恩寛大涵
容如天地愛育如父母前後 勅諭責勵之切丁寧懇
惻不啻如耳提而面命當職雖極無狀其欲揚厲懲毖
以期報効於涓埃以求生全於憂患乃日夜誓心刻骨
而不敢不勉者也惟是當職才旣劣下勢又艱難跛躄
望行不能及遠凡給舍所論當職實固有之不敢自解
獨其甘心爲倭之說當職之心誠切痛傷當職爲此賊
所迫宗廟墟矣社稷亡矣人民盡矣環顧事勢無一可
爲而區區之意只欲憑仗 皇靈剪滅仇讎耿耿此心

天日照臨今准來咨慙懼隕越無所容措將擬具本專
差陪臣馳　奏竢罪外仍念小邦人民酷被寇禍父母
妻子悉見傷夷悲哀痛毒其身雖在其魂已奪雖萬加
振勵未易變强一聞賊聲恇惕畏怖皆懷驚散以致守
令奔竄軍校空虛當職雖私切憤痛何補於事其不能
整飭之失實在當職其又何辭顧念小邦臣民雖積惕
選耎而粗知義理寧竄伏偷生而前後未有一陪臣順
賊投降者其中愚下之民或有爲賊所脅不能自脫者
有之至於全州之潰則專由守臣處置乖當方行拿究
得情處斷當初屯賊顯有直擣京城之勢而星州高靈

爲慶尚中路最係要衝陪臣李元翼權慄分屯兩處原
非搏戰之將只分兵指授節制東西兩路使之共圖遮
遏而已不期中路之賊從陜川草溪等處并移南原李
元翼權慄爲賊所阻中間道路隔絶其不得赴援南原
則其勢有不得相及歟後聞賊衆已犯忠清糾率兵衆
來趨公州直路頗有斬獲其情初非出於逃竄金應瑞
則久與賊對壘熟知屯賊畏憚　天兵一聞師期妄欲
假借聲威輕行恐脅其心雖非出於賣國而漏洩軍機
則誠有可痛已令革職爲兵戴罪自効小邦雖甚委靡
亦嘗略有法紀苟有逃竄賣國如咨内所云者則何敢

容貸自棄其社稷大抵小邦與此賊誓不俱生所患力不足耳今貴部院貴院及經理都院總督軍門鎮守總兵俱以 天朝大臣之重仰體 皇上至意規畫處置指授方略必欲拯濟小邦筭無遺策大兵旣集人心齊奮當職計此賊窮兇極惡授首有日當職敢不沫血歃泣淬勵奮發董率臣民凡所計畫悉遵貴部院貴院分付奔走奉承以死爲期煩乞貴部院貴院諒小邦之勢哀當職之心備將前因轉奏 天聰貫當職之前愆責當職之後效使天討畢行於兇頑妖氛廓清於海隅則庶小邦得以再延墜緒而於天下之計亦爲幸甚

移咨邢軍門

朝鮮國王爲乞明辨流言鎭定軍情以畢征討事當職查照經理都察院自渡江以來規畫事務晝夜焦勞修補器械督辦粮餉必要勦滅倭奴以完東事上年七月賊首行長襲破閑山舟師八月攻破南原殺 天兵三千淸正又領兵繼至蹂躪全忠二道勢逼京城城中洶懼將潰本院自平壤馳來撫定遺民申飭將士挫賊之先鋒而賊遂以遁京城之得免再陷則本院之力也本院氷蘗自飭供奉大約雖一菜一粒皆捐俸錢取給朝夕兼又法禁嚴明將卒畏戢侵擾之弊比前頓革此則

小邦三尺童子亦知感戴上年十二月時分本院親督
大軍一同提督南征衝冒矢石燒破賊砦圍困兇酋捷
報踵至遺民鼓舞其時當職念本院及提督暴露辛苦
日差陪臣探望各據回稱本院擐甲上陣不避凍餒與
諸將分勞日久愈勵續據陪臣權慄等跟在陣後節次
馳啓與各起陪臣所稱相符及其退兵時分經理與提
督見我兵旣走賊援盛集相機班師傳令步兵先出仍
將遺下粮餉盡行焚燒挑選馬軍身自爲殿賊不敢追
躡師賴以全是後也清正雖網漏而至今喪膽不敢再
動小邦軍兵扮作　天兵貌樣則樵採之倭亦皆走避

因此慶尚左道全無侵掠之患得安農作其功豈曰小哉當職卽要備將本院及提督并諸將勞績具本 奏聞以謝 皇恩而破本院力止而止此等曲折貴部院所親見而洞悉者當職每以此歎然今日之論反致紛紜竊未曉其故也當職偶得於流聞則其中尤不近似者卽小邦娼婦親昵於憲臺是已以此推之其餘固不足辨矣況島山征勦實狀及各營功罪并人馬死亡之數旣有跟隨陪臣又有領兵陪臣俱在陣上目見備悉天日照臨豈敢虛誑昔 高皇帝初卽位賜小邦詔書有曰國王與倭奴爲隣京都及沿海地方宜設築城子

敎戒勸諭如父誨子小邦至今感誦卽目本院欲設備屯守以防倭賊此是經理職内要務乃以是爲本院之罪而錯疑小邦小邦之人曷勝寃痛其亦與　高皇帝詔諭旨意大相遠矣當職仍照此賊屯據海上七年爲禍者盖以羈縻之說爲奸計所中屢致差了事機耳到此地頭其講好而不得了事雖愚夫愚婦皆所洞知淸正下倭豈眞以講和來而本院反不商量爲此計耶去二月時分淸正差倭奴一名與被擄人一名假稱奉書提督仍探我虛實行至竹山本院拏治南邊防守將領着令提督府差家丁令小邦通事將被擄人發還小邦

將倭子交付南兵吳副將卽其事狀如此又於本年四
等月內行長遣朱元禮要時羅等潛圖緩兵欲以探聽
消息本院洞察伊賊情形拘留其使不發其書唯欲以
兵威收勝萬全玆者本院被叅各營搖動賊方且以計
緩我待時再逞小邦之勢十分危迫而本院離任種種
潰裂人心亂駭如失所依若此傳言透入賊中則伊賊
必抵掌而起寧不寒心今査倭賊東自蔚山島山西至
順天倭橋連亘九百餘里城柵羅絡除小寨不計外列
營屯據通共有二十餘區其賊兵多少據此可知乃云
倭衆本少而張皇馳報要減兵粮其實計何居當職所

深痛者 天朝水陸大兵朝夕齊集發運錢粮已過累十萬當職與一國人民奔走拮据竭力供給指日期滅此賊而小邦不幸流言遽布衆情俱觧一塲事機反被毁了當職痛悶流涕不知所爲仍照各該走回人告稱倭賊添調兵衆將以七月後渡海進搶此正申飭將士先事制人之秋如催調後起水兵及時遮截海口使徃來斷路則賊必疑懼而勢便於夾攻矣本院被叅而訛言方起今日之所依仰者唯在於貴部院幸加矜濟速完一着本院欽奉 聖天子明命經理小邦小邦存亡都在於此倘本院舉措多有不𨑩則小邦之事已先毁

矣小邦何敢費辭厚辨自促危亡之禍以陷誣罔之誅
乎煩乞貴部院備將前項切迫緣由作速題奏明辨流
言鎭定軍情亟行 天討俾絶後患不勝幸甚

回咨徐給事

朝鮮國王爲奉勑覈勘東師諮詢戰守機宜事竊照嘗
職才旣謭劣勢又艱難被兵七年不能自振煩奏乞師
再勤盛舉以貽 天朝東顧之憂失職辜恩罪無所逃
聖恩如天曲加矜憐增兵增餉不啻救焚拯溺綿綿扶
植以至于今大兵已發師期有日當職與一國臣民感
戴 洪恩晨夜雪涕惟欲粉骨靡身庶能仰酬其萬一

查得本賊强梁海外肆然自大蔵兇積悖特一天地間
毒種無故興兵毒害小邦封豕長蛇爲荐食啓疆之計
屯據海上留連不退或陽爲乞款以試淺深或羸師示
弱以緩軍心雖　天朝許其封典而桀逆滋甚使節纔
回兇鋒又至南原之陷敗殺　天兵至於三千是其兇
謀奸計固非但已上年賊酋行長等分道進搶長驅之
計已迫漢南都城洶懼莫保朝夕幸賴總督軍門指授
方略經理都院單車赴難冒入危城鎮定人心遂約束
諸將却賊於談笑之頃俾小邦得免魚肉而其後島山
之捷　天威益振賊氣大挫雖未縛取淸賊亦一曠世

之奇功迄今全慶兩道得保餘燼者皆此一戰之功大抵夷虜禽獸也乍叛乍服固其常態而奸狡變詐此賊爲最若不芟夷蘊崇絶去根萠則區區約誓不足以戢其兇謀而適啓其陵侮之心語云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伊賊雖曰兇獰難制而七年客土選鋒旣秏生兵未添聲勢亦殺而兼又屯列各處兵力自分浮寄孤懸不過爲送死之寇而其所以跳躍自强者亦可謂末勢耳猶且蜂蠆肆毒敢抗 天威者特以日前未嘗有一番懲創故耳天道好還人心齊奮自厚其惡理豈終久目今大兵已集粮餉粗辦騎步協勢水陸並擧 皇靈遠暢

聲勢堂堂舉而臨之不啻壓卵小邦存亡只在此舉倘或遲疑等待撫機不斷兵疲財匱蹉過秋冬使十萬之師徘徊消縮漸至軍心日怠賊備日固春汛添兵大舉衝突則小邦之糜爛已無復言而竊恐天下大事自此去矣其在小邦寧可不自力耶第以軍興既久匱竭已極外以備禦强寇内以供奉大兵一脉僅延不絶如綫而然方竭死殫力務期接濟庶幾憑仗威靈以討此賊何敢一毫自忽以誤大事以言其地利險要則小邦京城以漢水爲固而忠州在漢江上流當鳥嶺竹嶺兩嶺之會所謂鳥嶺竹嶺者乃慶尚忠淸連界之間而頗有

棧道鐵山之險稍可據守秋風嶺亦在清州金山之間而地勢比鳥嶺平坦大槩小邦本是彈丸蕞爾之區雖有溪山之險其間形便可據者無幾惟是小邦與日本隔以大海風濤足恃而今既失守天塹之險已爲賊有全慶以南無復形勝可以界限賊若留屯海上以爲巢窟而乘時出沒則自慶尚至江原自全羅至忠清京畿其間道路不遠遺民駭散無所棲泊勢不能收拾自保以爲拒守之計必須一擧蕩掃驅出境外使無一個倭賊然後水陸之兵次第臨海以言其兵馬簡鍊則小邦再被賊禍官兵死亡殆盡招集雜色男丁略加訓鍊見

在東路協勸者五千五百餘員名見在中路協勸者二千二百餘員名見在西路協勸者一萬餘員名見在海營協勸者七千三百餘員名雖各粗習武藝而該數不多衣甲未備若使協助　天兵則猶可張其羽翼誠不可獨爲抵敵以言其粮餉則小邦根本在於兩南而自再經賊燹公私倉廒盡爲灰燼而生穀之源絶矣百計拮据收合零星而生聚無因數甚不敷此間各處見運米豆數三路及海營俱有調度陪臣專管轉運收放又於傍近州縣盡括公私米豆以圖接濟今又秋禾已熟收穫已盡另於常額之外多方設法勸募民間或買辦收儲百般

添助應冀不致齾鈌以言其城郭繕修則小邦三面受敵自有國以來京都及沿海地方俱設城壕自被兵之後賊鋒經過之地城柵俱被夷殘全羅忠清慶尚京畿等處已經審擇險要去處設築山城以爲保守捍禦之地而只恨民力殘匱不得如法修葺耳若其淪陷果否收復則小邦全慶地方再被淪沒旋蒙　天兵救勦漸次收復唯慶尚左道蔚山梁山東萊右道金海昌原熊川固城巨濟晉州泗川昆陽南海全羅左道順天等州府郡縣尚被淪陷目今三路齊進應幾得以恢復舊疆至於賊數去留多寡則本賊去來無常朝夕異形各處

邊臣馳報多得於走回人等傳說前後不同委難指的姑據各處哨報慶尚左道蔚山郡約有一萬餘名釜山浦約有四五千名梁山郡約有四五千名卽甲裵守所領右道金海府約有一萬餘名卽豊直茂所領德只島約有四五千名固城縣約有六七千名鎭海縣約有四五百名晋州約有四百餘名巨濟約有二千餘名泗川縣約有七八千名或云一萬餘名昆陽郡約有三百餘名南海縣約有一千餘名卽平義智平調信等所領昌原府熊川縣兩處留賊未知的數而熊川縣卽大營豊茂守所領全羅道順天府約有一萬五千餘名卽平行

長飛蘭島等所領而老弱俱居三分之一然而處處築
城積餉聯絡形勢了無歸巢之意其情形向背雖未可
料測兇悖之狀既如前所陳其猖然蓄謀以逞其滔天
之惡者固非一日而方與 天兵互相廝殺略不顧忌
則向背所在固不待智者知也仍照賊酋之中淸正雖
甚暴桀而特是好鬭之一夫狡詐包藏行長爲最自前
小邦及 天朝被瞞於此賊者屢矣陰懷異圖主張兇
謀而外示恭順每以講和撤兵爲言勢窘則搖尾覬欵
以緩我師候其兵退乃復逞毒前後背約幻弄 天朝
再動兵戈者皆此賊之所爲今者大軍壓壘 天威震

動乃鼓其餘智通使乞款誠可痛憤倘或落伊巧計淹
然不發蹉了事機則師老氣衰大事誤矣竊念 天朝
爲小邦發天下之兵動百萬之資大事垂成十已八九
旣已救之於始寧有不繼其終旣能遏諸方張焉有釋
彼殘寇小邦惟當竭措粮械悉力供給恊助聲勢以收
全勝而已只恐大事好乖羣議易動不能趂期勦滅未
免守以持久使小邦餘力不能支撑而先自潰裂也貴
科欽承 嚴命查勘東事先聲所及風彩立變當職手
額以待願陳所懷而不鄙夷之先行咨問仍勉以古昔
賢王中興之義佩服感激不知所言小邦今日百萬生

靈之命俱係於貴科煩乞貴科上體 皇上拯濟之仁
下念小邦危急之狀一面備將前情作速題奏一面嚴
督各營一舉殲殄使東征之事得早結局以活遺民小
邦幸甚天下幸甚

回咨楊經理

竊照慶州一府迫近西生浦賊窟正是敵路要衝之地
而兵火之後城壕殘圮蕩敗之餘未遑修築誠非細憂
今蒙貴院軫念小邦情事洞燭邊疆形勢特遣能幹官
員往蒞繕修之事以為大軍駐劄之地其深機遠算迥
出尋常而為小邦料理籌度惓惓若此當職與一國臣

民不勝感歎查得本州係是新羅舊都而城外素多高
阜峻壠臨瞰腹裏賊若屯據城外則城中靜動虛實不
待偵探足以覷知此最兵家所忌恐非禦賊之地屯軍
峙粮貴擇地利設險控扼須看形勢當於別處審擇便
好刻日董役修舉廢墜庶使戰守俱適緩急足恃以副
大人綢繆之意少紓　天朝宵旰之憂不勝幸甚卽將
咨內事宜另行本道陪臣協同差委中軍導覲要害踏
審險易其應用財料叅役丁夫預爲竭力辦備急速施
行外理合咨復

回咨萬經理

朝鮮國王爲東事善後失畫中外難支懇乞 聖明審
釐重究以杜欺冒事本年六月日准都察院都御史萬
咨前事准户部咨云云煩爲查照從長計議仍希過院
以憑具 奏施行等因准此爲照小邦覆亡禍敗之極
無復有自爲之勢幸蒙 天朝再造之恩得有今日而
貴道又惓惓於善後之圖多留重兵分付要害使賊有
所畏憚實是終始拯濟之盛筭小邦只合憑藉 威靈
練兵積粟修城設險以圖自强之不暇不可再容別議
而但照師行粮從兵家常事必須先議粮餉贏詘可酌
留兵多少 小邦再被兵燹八路爲墟加以七年饋餉民

生之膏血已盡因此先議留兵時分請留一萬五千盖因粮餉見數而有此減兵之請也日下龍山大米止有數百石零而沿海軍餉亦屢告缺雖分遣陪臣星火催督公私赤立再無搜查接濟之路當職方與經管陪臣日夜憂慮不知所以為計又蒙　皇上俯念小邦凋殘著令貴道從長斟酌減實停妥此無非軫念小邦之至意但盡行撤回則小邦無所倚仗而多留則難繼於饋餉少留則無益於禦賊必須簡實酌留庶可省費而示威煩乞貴道將新舊官兵於內精選五千員名協同小邦軍兵屯守信地以備賊路仍照勦殺倭賊犂沉火攻

等水戰爲上管筅鳥銃陸兵之技次之此在貴道處置
之何如其餘馬步官兵撤回遼陽駐劄俟有急報星馳
赴援則緩急足以相濟而 天兵無久戍異域之苦小
邦有虎豹在山之勢其於留撤事宜兩得其便矣擬合
咨復

回咨萬經理

朝鮮國王爲兵粮缺乏萬分難支懇乞嚴催以濟急用
事等因准此當職不勝驚愕查照小邦蒙 天朝拯濟
之力得以收復疆土奠安遺黎保有今日擧國之人常
懷粉糜以報 洪造況此善後之兵爲小邦防守海上

暴露辛苦其於濟餉一事小邦豈敢少忽只緣慶尚一
道沿海去處被賊占據化爲草地腹裏地方兩遭被創
州縣蕩敗加以七年對壘民力竭盡因此釜山等處防
守軍餉勢難專靠本道責令各該經管陪臣將 天朝
小米及咸鏡江原忠清全羅四道搜括米豆潑運以濟
而奈彼各道地方亦皆一樣殘破糧數不多兼又船隻
夫畜在在缺少雖星火催督而搬運不前畢致官兵之
食至於撈海摇草所聞慘惻當職憂懼交并食不下咽
此雖經管陪臣不職之罪而實緣小邦事勢之使然非
敢秦越相視遠避傍觀而不爲之救濟也況賊情兇狡

小邦嘗之已熟當職雖甚愚昧不恃 天兵爲重而更何所依咨旨嚴切益增慚惕近據陪臣李德馨狀啓將忠清全羅大米三千三十石及海運小米三千石運赴釜山等處日前各道括運之數不在此内又將 天朝小米散給軍民要換大米該數亦多即又嚴行韓浚謙及各該陪臣處作速一面遍處搜括火速轉運一面督令夫船將各處積貯 天朝小米先行速運軍前秋禾已熟者亦令地方官司作速碾米以圖接濟外擬合咨復

回咨邢軍門

朝鮮國王爲節行防倭並急謹酌陳中道以備 廟議
以圖萬全事本年八月日准総督軍門咨前事爲照小
邦蒙 天朝拯援之力得以恢復疆土奠安遺黎而見
有軍兵脆弱尠少不足以捍禦後患仍蒙貴部院及經
理都院議留善後之兵數至累萬其爲小邦計至矣盖
留兵多則賊必畏懾少則賊復生心此係小邦存亡之
機而始議留兵之時小邦只以一萬五千爲請者以賊
兵新退 天朝米豆到全慶者尚有數萬石零小邦粮
米亦有遺下零數足以接濟而無乏也至於再議之時
又只以五千爲請者以 天朝米豆到全慶者與小邦

遺下粮米俱已告盡且新穀未登公私赤立接濟無策而五千之兵雖不能防閑大賊猶足爲小邦聲勢也卽目 天朝終始矜念計出萬全要於二萬數內再行抽撤量留精銳實數是實凋𤎅小邦事情有此酌議而亦小邦之情願也當職與一國臣民不勝感激但照軍餉如是議減議免則小邦之事無復可爲不可不陳小邦用兵七年八道凋殘在在田土抛荒榛莽蔽野兼又今年夏秋旱風爲灾禾稼枯槁生穀之源已絶所留官兵較前雖十之一而該供本色恐有難繼之患況折色銀子原非小邦所産雖自東征之後 天朝運來之貨多

行街市而客商人等旋卽收買在小邦民間者不過萬
分之一零星之數難以搜查抽取以供軍需該部所謂
貴部院欲擧全餉倚賴中國者盖以此耳上年劉総兵
鎭守八莒時分經略宋令小邦供給川兵月銀伊時小
邦猶有遺下貨物先以　天朝欽賜銀兩及運來布貨
并小邦魚肉塩醬等物相兼支給數月之内所貯卽乏
咨蒙經略宋目擊實情卽還用　天朝折色支給此是
已試之驗也况今貨物之匱竭甚於上年所據折色
天朝雖助三分之一小邦决無措辦之路必須該部體
皇上矜恤至意照前全給可以有濟仍照本賦短於水

戰而長於陸戰在海則易捍上岸則難制海路之防尤
係喫緊如於二萬數內精選水兵八千仍擇將官統領
督同小邦軍兵防守海口庶保朝夕無事而本色則小
邦竭力繼辦折色各項銀兩 天朝照舊支給以事竣
爲限似爲便益煩乞貴部院備將前因轉奏 天聰撤
兵處餉作速定奪以畀拯濟不勝幸甚除具本徑自奏
聞外擬合咨復

咨禮部 庚戌八月

朝鮮國王爲乞遵皇朝儀制以定進京陪臣章服事據
禮曹判書李廷龜等狀啓節該臣等謹按大明集禮蕃

使朝貢儀蕃使於奉天殿朝見依品服隨班行禮位在
文官拜位之東云洪惟 太祖高皇帝折衷百王之制
定著一代之禮其一統四海納之軌物之意蕩蕩乎蔑
以加矣而我國前後陪臣隨表進 京每於朝天宮演
儀時分例以玄盤領隨班上年賀至陪臣吏曹參判鄭
經世等呈文禮部欲以朝服行禮而本部以節日已迫
未可輕改爲辭云竊念我國凡典章文物一遵 皇朝
之制其遇節日望 闕拜表迎 詔等例國王用 欽
賜冕服大小臣僚悉以朝服行禮此實二百年通行之
禮無非所以遵奉 皇朝所定之制也而獨此進京陪

臣捨國內行用之法服以玄盤領從事乃於玉帛會同
環佩鏘鳴之日服色殊異儀章斑駁有若區別者然非
徒不經甚涉羞耻此必先前本國陪臣偶於進京隨班
之時用此常定之服　天朝只謂外國鄙陋不知禮制
遂不責備因循習謬以至於今耳目所習不覺其誤豈
知　高皇帝所定之制明白若此哉既知其無據則固
當速改而歸正合無備將前項緣由移咨禮部本國進
京陪臣自今以後遵照大明集禮之制許令以朝服隨
班以正儀章相應等因具啓據此當職爲照小邦雖陋
世被東漸之化禮義之稱見賞於中朝憲章文物悉遵

華制　天朝之視小邦有同內服洪惟我　太祖高皇
帝定爲一代之禮陪臣冠服之制欽蒙　列聖頒賜進
貢陪臣皆令以朝服行禮其一視同仁之義至矣盡矣
而集禮之書刋行中外正如大陽中天萬物咸覩小邦
遵奉此制罔敢違越故凡遇節日望　闕拜表迎　詔
等禮君臣上下皆用法服卽事獨於進京朝　賀萬國
會同之時不得具禮服而隨班則是乃　天朝頒布之
禮制行之於國中而廢之於大庭也豈非紊舛之甚乎
此不過先前陪臣偶然不察習謬成例以至於今耳事
係儀章實關國體旣知其非則安敢因循苟且不爲釐

正而自外於　聖朝同文之化哉煩乞貴部曲察前項事情自今以後遵照大明集禮已定之制使小邦陪臣許以朝服行禮不勝幸甚

回咨琉球國

朝鮮國王爲申謝厚儀繼敦隣好事先該萬曆三十七年三月二十三日有弊邦賀至陪臣申渫等回自京師齎到貴國咨文一角前事節該屢蒙厚貺弊邦何修得此於下執事哉緬想先年活我黎庶匪惟弊邦戴荷洪恩于玆未艾則數黎民子孫無不仰天遥謝貴國竹橋之恩爲不替也今歲又當貢期差遣陪臣鄭子孝詣闕

獻納因附賫上貴國使馳獻乞爲鑑納敝邦通年荷
天賜頒賜冠服襲封王爵始能與貴國締兄弟之雅同
藩 天朝爲股肱臣子且賊酋喪膽不敢復挺螳臂睥
睨中原友邦和睦福有自來矣自今以往請結永盟貴
國爲兄弊邦爲弟以弟兄而仰事 天朝親睦聘問願
與天長地久之耳等因准此隨將後開五色綿紬二十
匹五色絲布二十匹青藍綠紬二十匹練光蕉布二十
匹建扇二百把粗扇二百把照數收領外爲照敝邦與
貴國隔以重溟地之相去萬有餘里實風馬牛之不相
及也而同在乾坤覆載之中共服 天朝一視之化每

於賀節朝聘之時兩國使价不期而至冠盖相接於玉
帛會同之班情義相孚問遺不絶信義之篤不啻隣封
玆蒙盛儀實出心貺諭以兄弟之盟申之敦睦之親拜
嘉之感慕義之情心肝相照地不能隔也敝邦無祿先
父王奄棄羣臣寡人受命于朝嗣守箕封煢煢在疚已
過三年私交雖有所戒舊好豈不可修今蒙咨示知貴
國亦荷　皇恩襲封王爵欣慰之私曷勝馳嚮且聞島
酋褫魄鯨波少妥是實　皇靈之震遠抑亦友邦之福
凡有賊情不揀細大經報　天朝轉示敝邦幸甚不腆
土宜遠表微忱因修謝咨着令賀至陪臣吏曹叅判俞

大禎等齎赴京師轉交貴使庶幾得達左右擬合咨覆
爲此合行移咨

回咨王撫院

准此爲照蠢茲小醜敢抗天紀長蛇封豕荐食中土始
焉負嵎跳梁終至呑據遼瀋罪惡已盈神人共憤凡在
食土含血皆思臠肉寢皮小邦誠切敵愾義不共戴而
自遼城失守之後鴨江西岸變爲賊巢道路阻隔豺虎
縱横屢遣哨探輒被攔扯往來傳說疑信難憑未知
天朝作何處置兇賊作何動靜王師進駐何處用兵當
在何時除專差陪臣權盡己等泛海西往一本表陳慰外

天朝消息久未詳聞西望悶欝但自提督卽接咨內事意始知 天討將加神威遠暢貴院受 命專征獎率三軍號召北虜小邦雖在僻遠聞之不覺膽聳鼎魚假息穴蟻何逃送死殘孽將見懸首於不日區區歡抃曷勝仰喻第分路進討必須布置得宜力敵兵均期日並舉乃可濟事已未東路之輕進可爲前車之鑑今者都司毛手下之兵僅數百登萊水兵亦不滿千以此孤軍輕蹈虎穴恐非長筭小邦兵力本來脆弱頃年深河之役健兒殆盡今歲 詔使之還水卒渰死此則 天朝諸大人所共明知者也目下雖團聚羸弱以防此賊西

北千餘里之境皆是受敵之地掃盡域内之民僅泒防戍之卒處處孤弱自守不暇今欲掇備而渡江空圍而趍利則兇賊豕突之患誰得以禦之剪焉不支彼此莫救則雖欲竭力掎角共圖遼事得乎今方以此等事情通議於都司毛相度機宜務出萬全小邦原有防邊將領先依咨諭駐劄界上先聲後實多布疑兵以聽指揮而即奉登萊巡撫陶咨已發水兵十萬聯絡朝鮮共圖征進云姑待此兵齊到江口西師進壓賊路約日剋期東西齊發以收全勝之奇功不勝幸甚

回咨登州陶軍門

爲照小邦自遠路阻絶之後　父母之邦消息邈然未知大軍方住何處未知師期當在何時進勦機宜作何籌度分兵形勢作何布置哨探無憑傳說難眞如兒失乳如瞽無相西望雪涕日夜超肯奔問　大朝只有水路爲此專差陪臣權盡己等泛海西徃奉表陳慰而風濤險遠生死未卜今因護送將官之還始聞仰仗　皇靈得踐中土仍蒙貴院咨諭事理恭審　天朝大發水兵天伐用張貴院特承簡委專管東事其設施方略不啻耳提而面命此非獨天下之大計實小邦存亡之判聞來膽聳倍激敵愾之心蠢兹逆奴罪惡已盈天促殲

還自送其死鼎魚穴蟻假息游魂凡在食土含血皆思食肉寢皮況小邦於　天朝義則君臣恩猶父子臣當雪恥除兇圖報萬一豈忍共戴一天以賊虜遺　君父乎聯兵協討雖不命其承況蒙咨諭若是丁寧奉以周旋豈容少緩第分路之舉事機極重必須力敵勢均期日齊會乃可動而無悔小邦兵力本來削弱頃年富車之役健兒殆盡西北數千里之境皆是受敵之地掃盡域內之羸僅泒防守之卒處處孤危無以自保小邦之事亦可謂殆且急矣然若河西諸路大衆進壓遼瀋賁院千斛龍驤揚帆直擣水陸并集東西齊舉則小邦之

兵雖極單尠敢不鼓氣賈勇以助聲援除更飭沿邊將
吏整搠兵馬申嚴隄備外先叅洛會擬卽回覆而海路
難便無因轉達續准再催擬合一併咨復爲此合咨

月沙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月沙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啓

正朝賀邢軍門啓

律窮玄臘節屆青陽甲帳歡聲轅門淑景佳祥隨化日而偕暢偉績與歲功而俱成恭惟王燭調元會天心之發育琅函獻凱濟邦命於艱難挹座上之春風先薰和氣仰斗間之台曜共際昌辰瞻係之深抃躍則倍聊憑短牘仰申下懷

賀邢軍門生辰啓 兵曹叅知時承 命製進 宣廟命寫一通以入 賜公錦段

師垣制鉞方瞻北斗之高標燕寢懸弧忽騰南極之壽

曜杯筵舊節鼓角新聲坐鎮江左心咸仰東山之雅量力主淮西議佇收綠野之奇勲屬玆初辰時維九月輳門晝靜北海之尊常盈幕府秋清南樓之興不淺貴極人間之宰相年高地上之神仙幸邇瞻依曷勝欣抃五百年名世旣啓岳降之期八千歲爲春恭獻川流之慶

揭上

揭楊經理 鎬

春寒尚嚴敬惟起居毖重跋涉荒遐暴露經時實惟小邦之故瞻望軒輧何日敢忘竊聞玆者旋旆有期拜覲非遠傾嚮之深無以爲喩先馳下价庸候動靜謹奠下

諒

回揭咸叅將 金

星軺一返歲月屢改隔以山河信息無便區區瞻係實在衷曲一札遠來辭意惓惓千里之情藹然可掬披緘驚倒宛接風標感激如何大人爲小邦兩年驅馳嘗盡勤劬留愛在人清名在石追挹高芬令人起敬況新書妙訣實是韜鈐指南要使恬嬉積衰之習一變至於節制敎邦之受賜多矣第遵講雖勤富強無效兇鋒再煽顛隮又迫孤負盛意秪自慙隕玆承申戒益增銜戢便回卒栽謝緬惟崇照不宣

回揭丁主事 應泰

曩陪賔筵獲忝披霧薰挹德宇佩服忠規區區感戢自幸實多適抱沉痾久違請教方深傾遡春辱長牋慰誨勤款既面命之書又警之指迷揩昏誠意藹然非厚德君子愛人之深何以及此寡人雖不敏敢不圭復書紳朝夕戒惕箴之中心永以爲好也惟是才劣力綿不能自振失職辜恩再罹顛隮誠恐不足以仰副大人敦勉之盛意慙赧自反秪自攢謝茲聞襜帷西邁戒轄在卽病伏一室莫由攀拜行塵瞻泝星軺但增悒悒春日益暢伏祈動履若序神相忩忩不宣

回揭陳叅將 愚聞

盛帖之至敦諭備悉良慰良慰每念大人遠臨殊服歷歲經時其勤劬萬般罔非小邦之故不穀無以申布微悰玆令伺候陪臣趂日探聽起居而怠慢習狃曠候已多反以瞞辭報知以孤不穀虔奉大人之誠忱罪在不赦雖蒙眷教未敢遵奉惶悚徒切伏惟下諒

慰揭邢軍門 玠

曩陪德宇卒卒未竟所懷傾慕之心未嘗一刻弛也屢擬更溷館下祇候動靜而辭拒甚牢惶惧不敢今得陪臣所報伏見丁贊畫本稿驚駭失措不省所以小邦不

吊于天再罹顛隮幸頼　聖天子拯濟諸大人勤勞籌
度以至今日兵糧大集兇賊遁逃結局大事將在此機
揚撫院不意革回羣情觖望若無所依玆幸大人家爲
東來再辱敝疆小邦之民手額迎拜舉有欣欣更生之
望不料浮言遠至於此讀之未終令人憒憒不自定此
誠由不穀無祿天不見佑以致東征大人連被情外之
謗叩心呼天更有何言　聖明之鑑洞燭萬里保無他
虞而私衷介介實不自禁卽欲奔赴轅下以陳情悃而
嚴威之下不敢遽進敢憑尺牘暴此下誠伏願大人勿
爲浮議所動堅定素志以卑東事不勝幸甚容一面訴

統惟台亮不宣

揭陳御史 效

頃聞三路一時進兵軍聲雷動醜虜褫魄小邦上下臣民方佇捷音之踵至而時有利鈍不得蕩平巢窟大局將結邊事又壞小邦無祿至此尤極然勝敗兵家之常事豈可以一跌自沮乎大人持斧監戎奉行 天討深謀獨智坐決勝算伏願大人更飭諸路再圖進兵以收桑榆之功幸孰大焉不穀罪名在身席藁俟勘茲當邊報孔棘之日不得親詣臺前以申慰誠尤用悚仄之至

伏願盛亮不宣

回揭賈郎中 維錀

貌諸不穀與憂俱生若墮坑塹茫不知自救就蒙鐫誨滿紙諄復令人感戢以寡人不德諸臣無似越小邦力綿使諸大人替勤籌度不穀惟其罪之恐幸大人不寒棄之勉勵其不逮政欲指迷而楷昏此實藥石之論敢不起敬留兵多寡實係小邦存亡小邦自爲之圖豈敢自撤其援以速覆亡惟是蕩竭已極誠恐致誤大事敢將悶迫事情仰稟經理大人聽其裁定而繼承分付即以遵奉之意另行咨復倘蒙垂察可亮鄙悰如館供虧缺雖是有司不職而不飭之罪實在不穀慙赧之外無

以爲言伺候陪臣等并即超擢以副盛教統惟崇照不
宣

揭史都司 世用

足下槎泛鯨波遠涉虎穴兩年勤劬不憚危險而又洞察賊情形詳陳和戰利害抗章兵部力贊東征之議其高義朗識不愧古人而小邦今日受賜多矣欽想風聲每願一見昨蒙傾蓋豁若披霧適緣悤卒莫獲穩討區區悄結曷勝下懷玆呈菲具仰申慰慕不腆薄物聊備贄儀統惟崇亮不宣

又

昨者辱賜左顧薰挹芝宇慰幸實多莫可躬謝方深傾
㥦玆蒙眷翰副以盛貺感佩珍玩極荷厚義大人今將
爲小邦遠役湖嶺氷雪脩程何堪艱苦況三路蕩殘之
餘催兵督粮竊恐厚煩心慮區區下情豈敢自安所喻
之事謹已領敎卽令隨行負役齎持陪往悉聽高明指
揮盡力措處耳不腆薄儀聊備行資統希莞入餘寒尚
慄所祈動履若序珍徤忩忩不宣

揭李提督 如松

一别牙旌屢變星霜山川夐阻雲路莫攀瞻想風標有
同星斗于天惟是豊功偉烈愈久而愈不能忘佩德銜

恩如在左右也敝邦自大人拯濟奠安之後傳內於旣
骨袵席於水火綿己喪之基業續己廢之禋祀衛國之
忘亡今六年矣感刻之情實共神人第恨弱不自振再
羅顛隮將不能保大人再造之恩才劣祚薄祗自懟隕
玆者令季副總大人爲小邦倍殫勤劬先登偉績可趾
前休是知急病厚義偏出高門而援救一念爲小邦終
始也賓筵屢陪宛接與刑通家舊分實是夙緣緬想台
範益切傾慕今聞黼節移鎭專麾關外歸依孔邇瞻戴
罙增不惟餘光流蔭足以波及偏鄉威聲所暨可見南
賊膽破倚仗虎豹之勢庶覩鯨鯢之戮豈不欣抃豈不

欣忭謹憑歸便恭候起居以申拱慰之私不腆土宜詎
足表誠衷曲所激區區不能已春暄乍暘所冀若序神
相統惟崇照不宣

揭邢軍門

昨涸館下辱賜優款薰挹德宇所得已多旋蒙左顧過
辱盛禮榮耀感幸不容于中寡人南行之計昨於陪從
煩瀆强禀而尊嚴之前衷悃莫暴惶惧領命悶黙而退
大人以台衡之尊總戎之重受命專制遠臨荒域其在
寡人固當奔走伺候於棨戟之下豈容捨而他適重失
藩邦事體誠以 天朝將士爲小邦之故萬里暴露而

小邦以蕩敗之極一菜一塩亦不能支供常懷慄惕今衝冒霜雪寄身鋒刃寡人其何忍退處而安臥耶況經理提督兩位前十二日從行之意已爲面約寡人之從行不惟經理提督知之　天朝大小將士莫不知之今若不爲南下或謂寡人厭避退縮背約不去其何以自解於天下而此間曲折亦安能人人而盡喻乎小邦與兇賊不共戴天之讎今幸　皇靈遠暢天威震疊討滅之期指日可待寡人其何敢不爲奔走於大軍之後乎且南邊地方殘破最甚調兵轉餉不成形様苟非寡人在後親督則怠者無所忌而益懈逃者無所畏而益潰

致悞大事有難勝言區區過慮實出於此非不知尊威至嚴不宜累致煩瀆而情事切迫不得不爾伏惟大人鑑憐此情暫許南下則寡人當略率臣僚星馳下去於忠州等處號令小邦軍民驅策小邦將士俟其略有頭緖然後卽當還來待大人周旋何敢曠日遠離乎此不過旬月間耳家爲東來之始卽宜具由稟講而陪奉遲違不得早承分付有此多少狼狽皆緣寡人不敏之致惶赧悶蹙不知所以敢此申稟伏祈台亮不宣

賀揭楊經理

卽見軍門飛報大人親督大軍進薄堅城蔚山一壘鯨

鯢殲盡逆死之酋窮蹙一窟喘息須臾而　天威壓卵
穴蟻何逃是知逆醜窮凶極惡自速天誅小邦數千里
烝黎俱值再生之會捷音風馳懽聲雷動寡人聞之驚
喜不自定幽與祖先神靈明與舉國臣民忭躍之極不
覺淚下惟當北向叩首以拱　聖天子鴻恩南望馳誠
以謝諸大人功勞仍念大人綸巾羽扇躬冒矢石暴露
風雪備嘗危險區區係慕曷勝下情寡人既不能奔走
號令效勞於戎陣之前又不卽九頓拜嘉獻賀於油幢
之下惶懼感激不知所言謹馳專价仰暴微忱伏惟盛
亮

揭揚經理

日昨伺候之臣來傳大人分付令開報小邦軍功將以
上聞 朝廷其所以策勵衰微聳動羣心者意甚盛也
寡人聞之兢惶感激繼以慚赧固當奔走承教而第於
私情大有所不安用是回徨數日不敢遽爾聞命區區
之意不得不仰暴於台聽竊念小邦以顛隮覆敗之極
無復有支撐之勢頃 奏乞師上貽東顧之憂再勞大
兵傾動天下綿綿餘喘不絕到今者秋毫皆是 皇恩
惟是削弱日甚艱危轉迫對壘七年莫克自振尚使此
賊充滿南陲猶未能殲一陣殺一酋以快不共之讎竊

天極痛刻在心骨雖　聖量包容不加罪責而寧有分
寸之功可煩題　奏者乎縱或有遺孽將領些少捕斬
不過收拾零星以救目前之急而已是固小邦之臣自
己當爲之事其所謂功不足以贖前後敗衄之罪又安
敢開錄猥瑣上塵　天聽以重得罪於　朝廷以重貽
笑於天下乎反覆思惟實難自安稽遅既久悚仄冞深
謹將下情敢此申禀仰惟高明有以教之幸甚幸甚

賀揭麻提督 貴

自王師南下瞻想行旌日貯喜音卽因飛報審大人提
兵深入進薄賊營大蹂蔚山殲盡醜類賊乃窮蹙自囚

喘息須臾天威震疊勢已破竹小邦數千里山河已脫腥膻豺虎之窟捷音風馳懽聲雷動不惟舉國臣民蹈舞於街衢抑亦祖先神靈感泣於冥冥驚抃矣直不知所言惟當北向叩首以拱　聖天子洪恩南望馳誠以謝諸大人功勞仍念大人親涉虎穴備嘗危險暴露霜雪艱苦萬狀都爲小邦之故區區係慮曷勝下情寡人旣不能奔走效勞於戎陣之前又未即拜頓稱賀於麾戟之下惶赧感激只切懸溯謹馳專价仰候起居兼申賀悃

回揭吳都司

嚮慕方劇荐承前後盛帖備諳日間啓處益慶不勝浣慰第念久勞行陣地方殘薄何以堪居極切媿悚大人爲小邦不憚險夷數載勤苦之實不毅盖已諦審詎敢小忘于中但慮各衙門體面尊重難於任意陳達然敢不留念以副厚教統希下諒不宣

揭季遊擊 金

南荒瘴熱緬惟起處神相區區聽慕不敢少弛即因邊吏之報始諳營下將士遘厲甚多此必跋涉殊方歷歲經時有此感傷而然何莫非小邦之故也不勝驚慮無以爲情謹遣陪臣專探動定兼差醫官一人賫藥聽候

於牙旌之下惟冀順序加珍統惟盛諒

回揭解摠兵 生

牙旌南邁時序已改每想嶠外荒墟備嘗艱辛區區瞻嚮不弛于中茲奉辱帖悅接良晤慰沃良多所示刀鞘即令配漆隨當奉致此在該官所職豈敢仰煩工價惟懼製造粗劣不足以稱盛玩耳南徼炎敲只祈動履若序不宣

回揭司遊擊 揔官

自聞牙旌之辱敉疆瞻跂日勤茲奉眷翰審有子夏之慟驚悼罔已炎程跋涉暴露撼頓致此慰損小邦之故

念及于此悶然于懷竊想草次旅寓殯禮多缺至情所鍾悲苦應倍積雨空館懷抱何堪所冀寬抑自珍以副區區之望不腆薄具聊備賻儀統惟盛諒不宣

揭李總兵 如梅

禧惟西邁時月已換緬惟茲辰起處神相山川夐阻陪奉無期戀德銜恩懷不能已光膺寵擢進秩旌藩輿望所愜實深傾賀而在下邦區區瞻訏之私不能無悵缺之懷近因轉報竊聞提督大人不淑之音驚惋痛怛曷可勝言夫以小邦已亡之社稷孑遺之民命得保今日者何莫非提督大人之功之力制閫遼左方仗威靈而

迺至於斯其亦重小邦之不幸也歟境壤有局吊慰難便永言思之只增哽塞仍想大人友愛情深何以堪處伏願循禮自寛益加節宣謹因節价用伸微悃兼將土宜略備菲儀統希下詧

回揭吳都司 宗道

乍接瓊樹餘爽在襟旋奉芝帖審大人欲辦命虎窟令人惕膽變勇想神明鑑此能成下齊七十城之盛烈一何偉歟少轉之命専由大人勞績照映人耳目不穀一言何能有力於其間此而見謝則愧耳郎聞毒鋒遍滿忠清地方剝膚之患只在朝夕緩兵之策但保魯連一

語耳千萬努力佳旣不敢却不腆土宜聊用回敬肅此
奉謝不宣

回揭茅都司 國器

自牙旋南邁嚮逆之情不弛于中兹奉盛帖備諳邇日動定神相慰豁交極且聞駐劄以來措處之方區畫之策咸得其宜使汚萊盡闢流亡還集嶠南之民恃以無恐威聲所曁凫酋自應膽破感戢之餘無以爲報第淹泊荒墟備嘗勤劬供億多缺艱苦何堪區區係慮不任媿悚下教通官廩給卽令另施統惟垂亮

揭陳總兵 璘

今因塘報聞節下督率海船進逼賊壘奮勢潮汐之間决勝風濤之中飛丸傷臂致悴神觀不穀驚駭無任憂慕節下一身是三軍之所屬望小邦之所瞻依伏願勉加自愛以副遠望謹此差价馳送專候起居藥物禮幣具在別幅統惟感亮不宣

揭麻提督

春寒料峭伏惟動止神相遠涉殊服奄經時序辛苦萬般罔非小邦之故言念至此憂戀恒深恭聞茲者回旆有期瞻拜不遠翹企日切敢以專价馳候於下執事統冀下諒

回揭楊經理

竊聞賊豎要時羅帶七箇兇徒來到城下不轂聞之驚駭不自定老賊兇謀肝肺已露請封請貢被瞞非一已事不遠昭可覩也以大人高明非不燭此此固小邦之千萬不疑者也仰惟大人沉機秘筭逈出常情陽開陰闔顛倒鬼神其措置規畫使人莫測端倪雖使此豎竭囊底之智騁緩頰之謀固不出於大人操縱籠絡中耳不轂但當恭俟處置快看盛舉第小邦與此賊積痛深寃刻在心骨常恨力綿勢弱不得以甘心一天猶不可共戴況忍同一城乎區區憤惋之心激於中情而不知

自止也若欲盤聞賊情則縶之南州煩一委官足矣誠
不料引入腹裏覘我虛實而使蛇虺毒物唐突轅門也
和之一字如洪水猛獸流害甚多其所謂行計者若不
能善處則從古以來必誤大事小邦之存亡三軍之成
敗天下之安危俱係於此不得不冒昧塵瀆惟願大人
明察事機熟計而審處之不勝幸甚

回揭王參將國棟

昨於賓筵黨挹德宇慰幸多矣旅館荒涼炎雨連旬竊
想大人長路驅馳之餘有瘁神觀區區瞻係不弛于中
物力殘匱下臣駑緩恒懼供具多虧使不縠敬奉之誠

不得仰㤼於大人之前今因來諭始審廚人缺薪至貽
貿資驚赧交中粟體豎毛救邦雖甚殘薄力量所到惟
當殫竭至如此等微物自是該官例供而乃令司爟有
桂薪之嘆是皆不穀之罪慙悚不知所言伺候該官卽
令科罪申戒聽候價銀謹此奉璧統惟量恕不宣

回揭許遊擊國威

憂虞多事久踈晤寫積兩空館竊想旅況無悰瞻泝一
念不弛于中玆奉辱帖不任傾慰第審館下百役俱缺
驚愧交幷救邑雖甚殘匱力量所到惟當殫竭區區之
意常以不能盡達微誠爲恨而奉事之臣駑緩若此誠

可駭也當究問申飭韓彥傳罪在難貸而勤教如此敢不特從惟輕以副盛意第要賊事不敢聞命小邦之與此賊實不可共戴一天雖削弱日甚艱危轉極而深讎極痛固未嘗一日而忘于心今者佯以好來實蹈虛實其情所在不難知矣雖壓於尊命題給糧資而至於人從則有難忍爲衷悃所激幸惟量恕不宣

揭麻提督

自大人擁節而南邁雨連旬不霽遙想驅馳跋涉倍殫勤劬區區係慮不弛于中嶠外荒墟館宇湫隘師徒暴露供頓多缺旅次艱辛何以堪之茲馳賤价仰候起居

不腆薄儀聊申遠悃統惟感亮

謝揭楊經理

大人自膺命東來洞燭小邦危亡之勢誠心惻憐鋭意拯濟凡所以畫難運奇指昏指迷者俱出於惓惓寡人銜恩感德西望雪涕惟是謭劣莫克體承盛意是惧今者又以固守京城防備江華等事丁寧敎諭不啻耳提而面命其深機遠筭足以逆折兇謀固結民心使數千里封疆恃以無恐是大人一言之賜爲小邦再造之機謹當遵奉敎諭飭勵臣民寧容少緩以誤大事舟師一潰兇賊再肆滔天之禍迫在呼吸大軍未集形勢尚孤

奸謀有餘虛實已覰思之氣塞不知所言惟願大人催
趲水陸兵糧及期遏截庶使垂亡之國復再存也禍迫
燃眉干冒臺嚴死罪死罪入秋乍凉伏祈若序加愛統
惟台亮不宣

揭楊經理

小邦今日所自爲者惟是轉運 天粮支供 天兵而
任事之臣未免稽違奉行號令猶不能及時使大人苦
心焦思屢勤申誡陪臣之不職實是寡人之罪惶赧自
反不知所言李民覺年雖衰邁意謂足堪此任今聞老
不能奔走効職卽調承政院右副承旨尹敬立馳替其

任崔天健因渠母病尚未還赴事甚可惡已令拿來重
究另議搜差韓應寅調回事唯過慮西藩地重策應亦
緊兵使旣不在鎭一道將無主管故欲待他負往代後
召來今承分付他不暇計已差官急諭使之星夜馳來
聽候祭下小邦存亡只係於大人凡大人籌度憂勤無
非爲小邦起死回生而惟其殘匱已極泄弛成習雖蒙
大人前後警策而猶不能振發頹靡辦了一事唯願大
人矜憐指敎終始極濟統惟垂諒

揭楊經理

日長行臺勞心規畫下 邦之人曷勝感頌不穀甚惛旣

不能董率衆陪臣奔走於下風而嚴切之地深以煩瀆
爲愼源源請敎又不如意日勤瞻遡而已小邦怠慢不
能供應　天兵　天兵爲小邦萬里遠征辛苦亦極矣
大人反矜恤小邦之民行會各營每加禁約感恵則至
矣而自顧寧自安乎劉督府往歲防守全慶鈐束甚嚴
絶無擾害今握大兵重來督府之待小邦小邦之望於
督府者豈得無舊情哉頃日陪臣在西路報稱川兵自
看貴院牌諭之後頗致疑於不穀盖因牌内有不穀赴
告之語而然也不穀曽無此意思大人揭之牌諭如此
固知約束三軍之深算惟要保安小邦藉此而爲之言

然衆兵見此而傳作口實則客主俱不無歉然不穀之
心何以得自解於督府之前乎區區煩眉罪深冒陳而
猶且云然都在大人之恕其情耳後時會劉督府話及
于此使督府一笑而釋然不穀有大幸矣統惟台亮不
宣

揭邢軍門

大人憂軫屬國遠辱軒蓋小邦方倚洪庇而征麾遄西
德音日遠不穀嚮泝之誠實切于中第慮小邦日就危
迫門庭之寇竭力以圖猶且不能自振彼山戎伺釁又
懷狺然以此創殘之餘兼受腹背之敵南北奔疲誠無

以爲國不穀日夜焦煎蔑以恩濟近見陪臣馳啓備悉
大人智深慮遠已馳一介差委俾折奸萌老酋飮化
天朝蓋已久矣想尺檄到日兇謀自戢其扶弱遏亂之
義夐掩前牒而小邦補苴圖存不至淪喪無非大人之
賜也不穀感銘心曲不敢忘也謹遣賤价以候起居且
布謝忱赤煒方熾切祈台候萬福不腆土宜具在別幅
統惟台亮不宣

揭邢軍門

秋霖乍霽不審動止何似自聞渡江駐節東來敉境行
待行塵積日月矣區區瞻想未嘗少弛于懷不穀不吊

于天自公旆西還涉夏入秋靡有一毫自强以濟艱難而流言忽起遽失撫院遠近震駭景象不佳不穀日夜憂念不知所爲大人坐鎮境上信有虎豹在山之勢然新經理之行未知遠近而國内空虚未有主管兵事之人雖湖嶺諸將列屯相望聲勢足以相倚緩急足以枙仗脫有風塵遽起變生呼吸顧將二千里禀裁以爲進退哉目今兇賊進搶爲謀叵測南署日聳邊書舄至人情危懼若不可終日譬猶無舟楫而渡江海遇風波而將胥溺及聞大人將至收涕相慶咸願快覩衮衣以卜興亡伏願遄驅征軺以臨敝邑一指揮之間精采立變

醜虜將畏懾而不敢肆列營將維繫[illegible]有稟令豈獨小邦之君臣上下有所賴也哉茲敢仰瀆嚴威畢露誠悃伏惟裁納不宣

回揭陳提督 璘

昨因邊臣之報竊審大人提舟師扼港口約束諸將面授方略摧破大勢倭船不敷聞來驚抃感激不知所喻即擬馳人拱賀長牋先辱慰諭甚盛讀之使人增氣小邦自上年閑山之敗舟師形勢孤弱不能蕩掃妖氛大人牙旋繞下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一起前鋒已挫於一戰小邦陪臣李舜臣等憑仗威靈奉行成筭略有微

勞而大人過賜推奬益感感意唯願策勵諸軍勉卒大
勳以濟小邦塗炭之命不勝跂望中秋乍凉伏惟涖戎
神相忩忩不宣

回揭吳都司

眷辱長牋指諭明切圭復再三不任感佩爲小邦遠涉
荒域備盡勞苦籌度之勤又至於是傾荷眷愛不容稱
謝湖南一道殘破潰散已極幸賴倡義之徒民心稍振
雖其討賊之心同出至性而亦無非憑仗威靈鼓動義
氣而然爲之嘉尚卽當敬遵來示另行崇奬春寒尚峭
所祈動履若序自玉忩忩不宣

刁涉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seal]